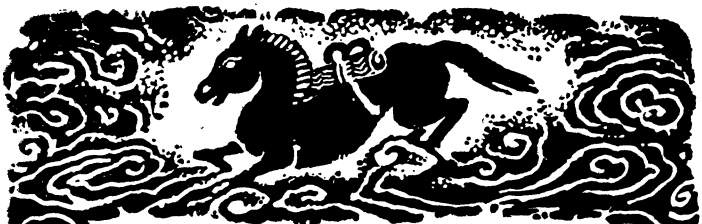
馭交紀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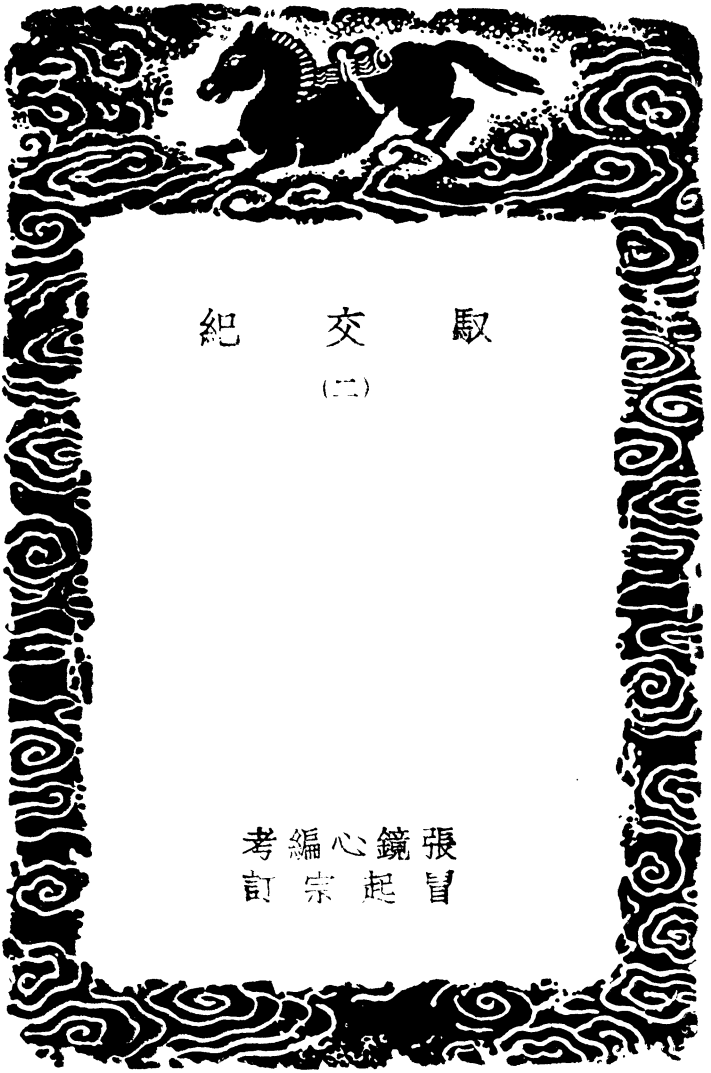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馭交紀

(二)

張鏡心編考
冒起宗訂

馭交紀卷之六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

仁宗昭皇帝卽位。戶部尙書夏原吉。首陳止交阯採辦金珠事。上納之。

前戶部尙書夏原吉。繫獄四年。至是。上親臨繫所。與共哭。令出視事。且咨以時政。原吉皆練東南民力困于漕運。請幸南京。以省供億。兼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阯採辦金珠數事。

十月。召掌交阯布按二司事工部尙書黃福還。以兵部尙書陳洽代之。

召掌布政司按察司事工部尙書黃福。勅曰。卿久勞于外。朕亟欲見。卽馳驛還京。又勅參贊軍務兵部尙書陳洽。代福掌布按二司事。○福治交阯。視民如子。狥其所好。革其所惡。勞輯訓飭。躬勤不倦。每戒郡邑吏咸脩撫字之政。新造之邦。政令條畫。無鉅細咸盡心焉。於是交人皆愛戴之如父。中朝士大夫以遷謫至者。咸加溫恤。疾病躬造視之。拔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道其民。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數裁抑之。騏誣奏福有異志。文皇深炤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福居交阯十八年。上念其久勞於外。召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皆號泣不忍別。

上命中官山壽。諭黎利。授以淸化府知府。

遣鎭守交阯中官山壽。齎勅諭黎利。勅曰。爾本良善。久秉歸向之誠。但以有司失於撫綏。致懷疑畏。

潛遁山林。未遂素志。今大赦之後。盡洗前過。咸與更新。特遣人齎勑諭爾。授爾清化府知府。撫一郡之民。宜卽就職。以副朕推誠待人之意。蓋壽力言利與己相孚。今往諭之。必來歸。上信之。遂降是勑。既而交阯參將榮昌伯陳智等奏。叛賊黎利。逃入老撾。爲老撾所逐。復還寧化州瑰縣。官軍追之。僞頭目范仰等。已率男女千六百人來降。黎賊雖率男女四百八十餘人來降。而止於清化府俄樂縣不出。且聞仍造軍器不已。懷詐如此。必當進兵討之。上曰。朕聞此賊。初只爲官司科擾不得已而然。今已大赦天下。此賊良心未喪。庶或易慮。若官軍未進。卽遣人招諭。宥其前過。令還本土。安生樂業。若仍前所爲。卽具實來奏。別爲區處。如官軍已進。勢不可止。須十分謹愼。蓋賊之譎謀。惟憑險設伏。須遠哨瞭。毋墮其計。後掌都司都督方政。與黎利戰於乂安府茶籠州。敗績。昌江衞指揮同知伍雲死之。○丁亥。都指揮陳忠與賊戰。死之。忠臨淮人。初爲寬河衞副千戶。以靖難功。積官至綏德衞指揮同知。坐事謫戍廣西。從征交阯。於箇招市舁小船入江。刼黎季犛水寨。從橫海將軍攻多邦城。先登累戰。皆奮身陷陣。復職。爲交州左衞指揮同知。其後斬獲亦多。至是叛賊黎利寇清化。忠與戰。爲飛鎗所中而歿。

十月。孟瑛等奏。黎利仍懷反側。上報已有勑諭。竣奏奪。

參將保定侯孟瑛。榮昌伯陳智。奏黎利反事。上勑報曰。已有勑赦黎利罪。命爲清化知府。內官山壽齎往諭意。待山壽至彼。爾等察其近情何如。與山壽計議停當奏來。

十一月。上命掌都司都督方政爲參將。副榮昌伯陳智鎮交阯。

削交阯參將保定侯孟瑛爵。追其誥券。謫爲民雲南。坐其兄賢謀逆也。故以都督方政爲參將。同榮昌伯陳智鎮守。遣人賫制諭付之。

上以翰林院覆奏中官馬騏往交阯措辦金珠事。諭止之。

中官馬騏傳上旨。諭翰林院書勅。命騏復往交阯措辦金銀珠香。時騏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阯荼毒軍民乎。交阯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此人近在內間。多方請求。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遂止。

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正月。諭贈劉儁太子少傅。謚節愍。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阯。陷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朕思婦人盡節於夫。尚有旌典。況大臣捐軀爲國。可無褒卹。其贈儁太子少傅。謚節愍。陳建曰。交阯所恃者二人。張輔善用兵。威震殊俗。交人所恃以靖。黃福善撫字。恩流遐裔。交人所恃以安。詔黃福還。交土日益虓鷙矣。又曰仁廟剛明。總攬乾綱。而馬騏猶萌恣睢之念。故中官傳旨。並宜執例覆奏云。邱濬曰。交阯本秦漢以來中國郡縣之地。五代時爲劉隱所幷。至宋初始封爲郡王。然猶授中國官爵勳階。如所謂特進簡校太尉、靜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及賜號。推誠順化。功臣皆如內地之臣。未以國稱也。其後封南平王。奏章文移。猶稱安南道。孝宗時始封以王稱國。而天下因以高麗眞臘視之。不復知其爲中國之郡縣

矣。李氏傳八世。陳氏傳十二世。至日焜爲黎季犛所篡。季犛上表。竄姓名爲胡一元。子蒼。易名奎。詐稱陳氏絕嗣。奎爲甥。求權署國事。我太宗皇帝從其請。逾年陳氏孫名天平者。始遁至京。愬其實。季犛乃表請迎天平還以國。朝廷不逆其詐。遣使送天平歸。抵其境。季犛伏兵殺之。幷及使者。事聞。太宗徧告于天地神祇。聲罪致討。遣征夷將軍朱能等征之。能道卒。命副將張輔總其兵。生擒季犛及其子蒼澄。獻俘京師。詔求陳氏遺裔立之。國人咸稱季犛殺之盡。無可繼承者。僉請復古郡縣。遂如今制。立交阯都布按三司。及各府州縣衞所諸司。一如內地。其後有黎利者。乃其夷中之夷也。中官庇之。遂致倡肆。上表請立陳氏後。宣宗皇帝謂此皇祖意也。遂聽之。卽棄其地。俾復爲國。

謹考安南平後。已隸職方。黎利懷譎叛者蜂起。其亦有以致之耶。恭頌仁廟宸諭。官司科擾。又謂荼毒軍民。英睿神慈。洞矚萬里。與文皇不信讒福之言。同一明遠淵哉聖乎。乃黃福治交。交人愛如父母。以勞詔還。體臣之意殷然。然交人又視福去留爲輕重矣。

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交阯黎利等通雲南土官反。上命總兵官黔國公沐晟。參將榮昌伯陳智。會討。敗績。上勑責之。復令廣西總兵官顧興祖。益兵赴勦。先是雲南寧遠州土官刁罕吉。縱其部賊長擎等。與交阯宣化賊周莊。太原賊黃菴。潛通黎利。黨芙蓉賊潘可利等反。皆紅衣黑胸。號紅衣賊。故有是命。○陳智與方政遣蔡福再攻茶籠州。敗績。又安土知府琴彭死之。蓋政勇智怯。兩人素不相能。中官山壽堅主招撫。擁兵不救。故敗。尙書陳洽奏聞。上勑責智政曰。今閒率兵至可留關及茶籠州。兩

遭挫辱。皆緣爾等平日私意忿爭。是以臨事之際。勇者獨往而無謀。懦者畏縮而不助。安能成功。論罪豈可寬貸。今姑優容。宜晝夜同心同力。練兵蓄銳。務滅此賊。以贖前罪。勑責壽曰。黎利本一窮蹙小寇。若早用心擒捕。如探雀雛。爾乃妄執己見。再三陳奏。惟事招撫。以致養禍貽患。及方政等進討。爾擁官軍一千餘人。坐守乂安。不往策應。遂致誤事。爾罪豈可容乎。宜深思改悔。盡心奮力。協助政等。共圖後効。勑洽曰。陳智方政。皆庸力智。懦而多忌。政勇而寡謀。加以私意相競。不相和協。再至于敗。今姑優容之。使圖後効。爾宜盡力贊輔。俾其同心。以平此寇。古語云。危而不持。焉用彼相。爾宜勉之。○丁未。命楚王。蜀王。各發護衛步兵千人。又發福建。廣東。雲南。貴州。四川。湖廣各都司。南直隸各衛。選調馬步軍萬五千人。廣西都司于思明田州調弓弩手三千爲鄉導。復令廣西總兵官鎮遠侯顧興祖。調官軍五千人赴之。已又調南北京衛中都留守司武昌護衛。江西。浙江。山東。河南。都司官軍。共七萬人。赴交阯討叛寇。仍諭老撾。不許容納叛逆。乂諭行在吏部尚書蹇義曰。黎利。潘僚。殺害忠良。盜據州寨。凡官吏軍民。有被迫脅不得已從逆。及有曾與黎利同謀。受其委任者。能率衆來附。或挺身自歸。悉宥其罪。復其職役。有能盡心朝廷。出力報効。及交阯士人有能建奪功績者。皆量其功能。授之以官。可編置勘合一千道。付總兵官及尚書陳洽掌之。驗績除授。

四月。命太子太保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都督馬瑛。充參將。往征交阯。尚書陳洽仍參贊軍務。以安平伯李安。掌交阯都司事。仍聽總兵官節制。

勅三司曰。今命成山侯王通等。率師討賊。通至選兵三萬人。聽其調度。務殄此寇。以安一隅。所屬官吏軍民。方以供億軍旅爲重。其外一切細務。悉行停止。毋以勞民。勅榮昌伯陳智。都督方政曰。朝廷命爾統兵往鎭交阯。遏絕寇盜。惠安黎元。爾等懷私苟利。不相輯睦。致賊猖獗。失陷官軍。虐及良善。論爾之罪。萬死莫贖。今姑曲宥。但俱削爵。降充爲事官。卽從成山侯王通等立功以贖。蔡福愚戇敗事。亦姑貸死立功。如臨陣不武。必誅不宥。

上御文華殿與蹇義等論交事。

上視朝罷。御文華殿。蹇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侍。上曰。太祖皇帝祖訓有云。四方諸夷及南蠻小國。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供給。得其民不足使令。又云若其自不忖量。來擾我邊。彼爲不祥。若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伐之。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彊。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切記不可。後因黎氏弑其國主。毒害國人。文皇帝不得已有弔伐之師。初意但討平黎賊之後。卽求前王子孫立之。蓋興滅繼絕之盛心也。而前王子孫爲黎賊殺戮已盡。乃狥土人之請。建郡縣。置官守。非出太宗本心。自是以來。交阯無歲不用兵。一方生靈遭殺已多。中國之人。亦疲于奔走。甚矣。皇考嘗念及之。深爲惻然。故卽位之詔。于彼特原。昨日遣將出師。朕通夕不寧。誠不忍生靈之無辜也。反覆思之。只欲如洪武中及永樂初。使自爲一國。歲奉常貢。以全一方民命。亦以休息中土之人。如何。義等皆未有對。上曰。此固不背祖宗之心。義。原吉。對曰。文皇帝平定此方。勞費多矣。今小醜作孽。何患

不克。若以二十年之勤勞。一旦棄之。豈不上損威望。更思之。上顧士奇。榮曰。卿兩人云何。曰。陛下此心。固天與祖宗之心。交阯于唐虞三代皆在荒服之外。當時不有其地。而堯舜禹湯文武不失爲聖君。漢唐以來。交阯雖嘗爲郡縣。叛服不常。喪師費財。不可殫紀。漢元帝時。珠厓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有司議罷珠厓郡。前史稱之。夫元帝中主。猶能布仁行義如此。況陛下父母天下。何用與此豺豕輩較得失耶。原吉曰。容臣等四人更審思以對。上曰。但朕素志如此。本不係用兵之如何。明日士奇榮奏事畢。上曰。昨日所論交阯事。朕意有在矣。卿兩人意與朕同。第未可以遽言耳。○都指揮司按察司奏。爲事官方政等。守义安府。賊臨城。政按兵不戰。都指揮王演。慮賊勢益盛。自率精騎出擊。斬賊首百七十餘級。賊懼而遁。上謂行在兵部尚書張本曰。方政不戰。或持重以待未可知。然賊遠來勢銳。擊之足以挫其鋒。演可謂有功矣。賞不可緩。其遣人馳驛齎銀幣勞之。

五月。詔赦交阯。

詔曰。朕惟統理之道。所重愛民。矜卹之仁。宜存宥過。交阯自入職方。今二十載。數構叛逆。以勤王師。惡死樂生。人情無異。趨湔赴火。豈其本心。究詢所繇。皆緣有司撫綏失當。漁奪無厭。情不上通。澤不下究。致其困苦。遂生危疑。逃避山林。嘯聚爲亂。推情蓋非得已。論罪誠有可矜。用霈洪恩。悉與湔滌。凡交阯官吏軍民人等所犯反逆等罪。已發覺。未發覺。已結證。未結證。詔到之日。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其黎利。潘僚。路文律等。本皆歸心朝廷。曾經任用。偶乖一念。失誤致此。今特開其自新之路。誠能

悔過從善。復守臣節。悉宥其罪。仍授以官。及有被黎利等迫脅從逆。幷鄭公證等餘黨。逃避未出。今能挺身來歸。或赴所在官司自首。一體赦宥。官復原職。軍復原伍。民復原業。詔書到後。如黎利等及脅從之徒。執迷不悛。仍前拒命。天討必加。後悔無及。今後交阯軍民人等。除合納稅糧外。其該徵及採辦金銀。鹽鐵。香貨。魚課等項。悉行停止。金銀銅錢。鹽及鹽魚。皆聽於境內交易。官府勿禁。用稱朕卹民之意。

七月。宥方政等罪。使立功。

行在兵部奏。爲事官方政。安平伯李安。指揮于瓚。謝鳳。薛聚。朱廣。陳封等。臨陣先退。致敗績。上命姑宥之。勅總兵官王通。令其俱戴罪充爲事同陳智等。當先立功。無功。以軍法處治。〇八月。掌交阯布按二司事尚書陳洽。遣人奏。賊首黎利。至乂安城。其勢益盛。晝夜攻城。爲事官李安。方政等合軍擊敗之。

九月。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師敗。尚書陳洽等死之。

王通等師至交阯城。賊黎善率衆攻之。分三道而至。一從西入。攻淸威土城。一從教場入。攻下關。都督陳璿等發大銃火箭擊走之。一道攻邊江小門。爲事官李安。率精銃出戰。賊殺傷甚衆。中夜遁去。通等分道而出。馬瑛至淸威遇賊戰敗之。至石室縣。與通會。駐師寧橋。諸將言其地險隘。且結營觀賊勢。未可輕進。通不從。麾衆渡橋。路皆泥淖。人馬匍匐。賊伏起。官軍遂敗。尚書陳洽力戰。自巳至未。

奪馬突入賊陣。身被創甚。死之。指揮李騰等俱陷于賊。通中傷而還。遣平州知州何忠及千戶桂勝至京奏請益兵。忠夜潛出城二百餘里。爲賊伏兵所得。諸酋喜曰。何知州聞名久矣。共舉酒酌之。以甘言美職誘忠從己。復刀鋸逼之。忠罵不絕口。奪杯擲中虜面。流血盈頤。忠父子及勝俱遇害。事聞。上深悼惜之。勅旌其門。賜謚曰忠節。贈陳洽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爲給事中。黎利率衆至清潭。攻北江等處。遂進圍東關。○忠。荆州人。永樂中進士。授御史。以言事出爲知州。臨難從容賦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事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叛夷。○十月。總兵官王通等進兵擊賊。大敗。○十二月。賊攻清化。不利。引去。時王通自寧橋之敗。無復鬬志。擅傳檄自清化迤南城池。悉聽利管屬。其官民出城赴東關。惟清化知州羅通指揮打忠率民兵堅守。間出攻其土山。數殺傷賊衆。勢稍緩。至是檄至。城中大驚懼。通語忠曰。城高池深。糧多人衆。與其出城就縛。曷若盡忠而死。況未必死乎。總兵責城與賊。其令決不可從。日獎勵軍士。城守益固。賊攻之不能下。遂引去。

二年。命安遠侯柳升。帥師征黎利。以兵部尚書李慶參贊軍務。

陳洽既敗死。黎利勢益猖獗。遂圍交州。王通奏請益兵。詔升等將七萬人以往。且勅慶舉六卿三屬有才略者自助。慶舉郎中史安。主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春正月。召少傅楊士奇。楊榮。諭曰。前相與論交阯事。蹇義。夏原吉。拘常見。恐中國之勞費未已。朕觀春秋。夏徵舒弒陳靈公。楚子討之。殺徵

舒。既縣陳矣。申叔時以爲不可。楚子卽復封陳。古人之服義如此。太宗皇帝初定交阯。卽欲爲陳氏立後。朕今欲成先志。使中國之人皆安於無事。卿等爲朕再思。果以爲何如。士奇榮對曰。此盛德事。惟陛下斷自聖志。古之荒服朝貢各以時。商高宗伐荆楚。既克之。亦使復其朝貢之常而已。陛下興滅繼絕。使陳氏子孫復修職貢。華夷之人皆安。上曰。朕志已定。無復疑者。但干戈之際。便令訪求。恐未暇及。俟稍甯靜。當令黃福專意求之。未晚也。

二月。賊黎利攻交阯城。成山侯王通等擊卻之。

賊黎利攻交阯城。成山侯王通等出兵與戰。敗之。斬僞司徒黎笏。僞司空丁禮等。僞太監黎祕。太尉陳極等。死者以萬計。其衆奔潰。利驚懼。諸將及三司官言于通曰。賊敗走無備。宜乘勢過江擊之。出其不意。賊必成擒。稍緩。賊召集殘黨。必以死拒我軍。通猶豫不決曰。待審之。經三日不出兵。賊覘知通怯。復集餘衆。樹柵立寨。掘濠塹。修器械。四出攻掠。

四月。成山侯王通棄交阯。指揮李任等力戰。不支。與知府劉子輔等俱死之。

黎利以昌江城爲大軍出入要地。以賊八萬餘攻之。守城指揮李任。顧福。劉順等。令城中老穉及婦女登城。揚旗鼓譟。日夜拒守。任等自將精銳。不時出城掩擊。焚其攻具。賊四面築土山。以飛槍射城中。任率敢死士。夜潛開門。殺其守土山者。襲破其營。賊掘地洞入城。任開橫溝與洞相應。從溝中發將軍石子擊之。賊多死者。賊聞征夷將軍大兵將至。恐恃此城保障。乃益兵象來攻。矢石交下如雨。

任百計備禦。相拒九閱月。大小三十餘戰。初城中將士二千餘人。至是死傷疾病者過半。而賊併力攻圍。以雲梯登城。奪其門。任復率死士三戰三敗之。賊擁衆益兵而入。任福力不支。皆自刎死。馮智大哭。北向再拜。誓不從賊。與順偕知府劉子輔俱自縊死。城中軍較及男女同時死者甚衆。賊縱火焚民居。劫掠一空。○子輔以御史出知諒江。利攻圍。效死堅守數月。不能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汙。遂自經死。○賊黎利。攻交阯城。王通等斂兵不出。利致書與通請和。通自寧橋之敗。氣大沮喪。雖獲城下之勝。而其志不固。遂許以清化等州之地。諸將士或以爲善。或默。或雖以爲不可。而未有面沮之者。獨按察使楊時習曰。奉命討賊。乃與賊和。而擅棄地旋師。何以逃罪。通厲聲叱曰。非常之事。惟非常之人能之。汝何所知。自是人無復敢言。遂遣人同利所遣人進表及方物。

九月。安遠侯柳升師至交阯敗死。

安遠柳升師至隘留關。黎利及諸大小頭目。具書遣人詣軍門乞罷兵息民。立陳氏之後主其地。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於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拒守。官軍連破之。直抵鎮夷關。如入無人之境。升意易之。升雖勇而寡謀。時左副總兵保定伯梁銘。參贊軍事尚書李慶。皆病。郎中史安。主事陳鏞。言於慶曰。觀主將辭色。皆驕驕者。兵家所忌。況逆賊譎詐。或示弱以誘我。且僞書諄諄戒諭。當防賊設伏。此安危之機也。公須力疾言之。慶強起與升力言。升諾之。然猶不嚴戒備。前至倒馬坡。獨與百數十騎先馳渡橋。既渡。橋壞。後隊阻不得進。升所履皆淖泥地。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從升者

皆陷沒。於是右參將都督崔聚。斂兵整飭部伍。是日梁銘病死。明日李慶亦死。又明日崔聚率官軍進至昌江。遇賊軍少賊衆。賊大驅象以助勢。官軍遂亂。聚爲賊所獲。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散歸。竟無降者。史安。陳鏞。李宗昉等。是日皆死。賊百計強聚降。終不屈。遂殺之。〇工部尚書黃福。自交阯送歸。先是馬騏既激變交阯。陳洽繼福掌布按二司。累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福之深。上從之。命福與柳升偕行。我師既失利。福爲賊所得。皆下馬羅拜曰。我曹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害。其酋長餽以餱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

冬十二月。欽州澌凜峒長黃金廣等。以四峒叛附安南。

欽州時。羅貼浪如昔郡縣七峒。北連左右兩江。南接交阯。宋元置峒長。轄峒丁以保守疆境。元時黃世華等殺賊有功。始授以金牌印信。充七峒長官。子孫世襲。國初廖永忠取廣東郡縣。皆投款上印綬。仍給新印。七峒以蕞爾不復給印。且革去長官。止稱峒長。以故。諸酋各懷覬望。至是金廣等以澌凜。羅浮。古森。葛原等四峒。一十九村。二百七十戶叛附安南。黎氏封經略使。經略同知。僉事等官。仍世守其土。以屬萬寧州。

謹考交阯之罷。二楊以息兵養民爲言。其詳見之諭對中。英國憲夏諸臣。始終異其詞。不能同也。斯二者謀國之大較也。爰稽其時。張輔尚在。宿將威名。南人震懾。黃福恩信浹乎侏儒。斯皆足以定交

也。禍以仁廟中詔還。宣廟命將至再。不及英國。豈非有數存乎其間耶。惟是我文皇帝不得已而伐之。章皇帝可取而予之。皆不利其土以王陳氏。大公至正。前代俛焉出其下矣。或云黎奄之封。黎利之署。何居。夫聖人不億詐不逆不信。以包荒之略。成愛民之心。西番苦奈兒貪暴鄰國。邀劫往來使臣。卒爲鄭和俘獻。文皇帝釋而還之。又選其族屬立爲王。曰蠻夷禽獸耳。不足深較。誰謂我成祖宣宗作述之善有二道哉。

馭交紀卷之七

宣德二年十月。總兵官成山侯王通。與黎利盟。退師。遣指揮闕忠。同利所遣人。進安南王三世孫陳暠表。請立爲後。

王通等大集軍民官吏。出下哨河立壇。與黎利盟。誓約退師。遂宴利。且遺利金織文綺表裏。利亦奉重寶爲謝。○黔國公沐晟等師。至交阯水尾縣之高寨。賊於水陸二路以衆拒守。道梗不通。晟等督兵造舟。遣人分哨。逐程而進。○行在鴻臚寺。進黎利所與安遠侯柳升等書曰。昔當太祖皇帝龍飛之初。前國王先諸國入貢。特蒙褒奬。賜以印章。世守封疆。朝貢罔缺。自黎季犛作孽。覆其宗祧。上欺朝廷。下重民苦。太宗皇帝興師弔伐。一舉就平。詔求陳氏子孫。以奉陳祀。是時遭罹季犛之毒。陳氏之族皆奔竄遠徙。故一時無從訪求。今陳遺嗣有日暠者。竄身老撾。蓋二十年。本國之人不忘陳氏先王之澤。已求暠於羈寓之次。欲得暠繼宗祀之微。百萬之心不約而同。是以利等無狀。輒布狂言。冒聞制閫。伏干鈞慈。上奏黼扆。倘蒙天恩。得循太宗皇帝繼絕之明詔。使陳氏既滅而復續。非獨暠蒙天地大恩。實一國之人蒙戴天恩于無窮也。先是王通與賊和。遣指揮闕忠同利所遣人。進陳暠表曰。安南國先陳王臣晧三世嫡孫臣陳暠上言。曩被賊臣黎季犛父子篡弑國主。殺戮臣之一族殆盡。臣暠奔竄老撾。以延殘喘。今二十年。近國人聞臣尚在。逼臣還國。衆語臣云。天兵初平黎賊。即

有詔書訪求先王之子孫而立之。一時未得。乃建郡縣。今皆欲臣陳情請命。臣自知罪在萬死。仰恃天地生成大恩。謹奉表上請。臣嘗伏念交南之地。實爲海外之邦。隸于天朝太祖皇帝之啓建。而臣祖父最先諸國以入朝。頻年納貢于帝廷。累世襲封于王爵。頃因黎氏之稔惡。致勞天討之遠加。承恩旨之渙頒。求陳後以嗣續。時宗族悉逃而散。徙在鄉里。無從訪求。急撫治其人民。遂建置于州縣。今士人猶念續先臣之祀。幸天詔嘗有興滅國之言。瀝血陳詞。籲天請命。恭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炤臨。溥海涵而春育。霈雲行而雨施。念臣先靈。久爲餒鬼。憐臣孤苦。俾復舊邦。臣嘗敢不刻骨銘心。輸誠效順。永永恭天之命。顓顓事大之誠。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塞義。夏原吉。問之。二人對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召楊士奇。楊榮。諭以三臣所對曰。今日朕與汝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則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于交阯之役極矣。行祖宗之初心。保祖宗之赤子。不正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厓。前史爲榮。何謂示弱。臣侍仁宗久。聖心數數追憾此事。臣願陛下今日決之。上曰。汝兩人言正合朕意。皇考言朕亦聞之屢矣。明日朝罷。出暠表示羣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朕何恤人言。其與之。

十一月命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爲正使右通政黃驥鴻臚寺卿徐永達爲副使齎詔往諭交阯封查安南王陳暠罷征南兵

諭曰太祖高皇帝肇膺天命統馭華夷安南國王陳日煃首先歸誠敬效臣節逮其後嗣始終一心既爲賊臣黎季犛所弒簒陳氏之位屠陳氏之宗毒害國人罔所訴告我太宗文皇帝命將出師往致天討除殘繼絕實本聖仁其黎季犛父子咸已生擒而陳氏之後歷詢國中久而未得乃命郡縣其地越歲既久所置之吏撫馭乖方致其弗靖復勤師旅朕爲天下主詎忍一方受其弊夙夜在念圖惟輯寧今總兵官以安南頭目黎利等之詞來聞謂前國王陳氏遺嗣有存人思其先請命承繼永奉職貢覽詞懇切良契朕懷宜敷恩命與之維新凡交阯大小官員軍民人等有犯罪無大小咸赦除之前安南王陳氏之孫令頭目耆老同具實來聞卽遣使册封朝貢仍遵洪武舊制總兵官王通等卽率官軍各回原衞所交阯都司、布政司按察司衞所府州縣文武官吏旗軍人等各帶家屬回還鎮守公差內官內使悉皆回京琦等行人賜鈔五千貫勅諭頭目黎利等昔安南在我太祖高皇帝統御之初首先效順敬修臣職始終不違逮其賊臣黎季犛父子簒弒其主殲及陳族毒虐國人侵害隣境我太宗文皇帝發兵弔伐蓋將除殘繼絕用寧一方罪人既得而詢求陳氏子孫歷久弗獲乃命郡縣其地設官撫綏歲月寖遠綏撫之人賢否不齊民用勿馴復厪師旅屢歷寒暑兵甲未息朕惟四海之民皆吾赤子爲民父母豈忍一隅獨淪塹溺夙夜在念圖安輯之今總兵官以爾

等書詞來聞。謂前安南王陳氏子孫。今有存者。請循太宗文皇帝繼絕之命。陳詞懇懇。有契朕心。已下詔大赦交阯。悉與維新。令頭目耆老。具陳氏見存子孫之實來聞。遣使册封。今遣侍郎李琦等勅諭爾。自今宜安民保境。以副朕體天愛人之意。遣都指揮張凱田寬齎勅諭總兵官王通。參將馬瑛等曰。今得安遠侯柳升進至安南頭目黎利等書。及前安南王嫡孫陳暠表。祈請復陳氏之嗣。悃款切至。有契朕懷。今已悉從所請。特頒詔赦。與之更新。勅至。卿等即率領官軍人等。悉皆回還。故諭。○未幾。驛報安遠侯柳升等沒于賊。上曰。朕以升前在交阯。熟知地利人情。是以用之。然恐其恃勇而驕。故切戒其特重。且謂賊無他技。惟設伏詭降以誘敵。必升不用朕言。致有此失。升負朕也。嘆惋久之。

三年。勅總兵官王通。與內官山壽。馬騏等赴京。及官吏軍士等俱徵還。

春二月。王通等奏言。黎利攻圍交阯。臣率師與戰屢捷。賊懼不敢復進。又恐朝廷再調大軍。遂奉書請降。又同陳暠奉表陳情謝罪。貢代身金人銀人。幷送還都督蔡福等官吏四百十七人。兵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一名。馬騾一千二百匹。請乞班師。臣切思奉命討賊。當輸忠效死。但城中官軍數少。人情驚懼。無有固志。又賊衆狂狡。過於曩昔。水陸要害。俱爲所據。雖有援兵。亦難猝至。城池終恐陷沒。不免再興師旅。以一隅之地。而勞天下之衆。致君父之憂。非臣子忠君之心。臣與衆計議。以爲不如乘此機會。整率師旅。出至生地。再圖後舉。臣已率交阯屬衛官軍還至南寧。伏望皇上以陳暠是否

陳氏子孫爲名。遣使往來說伺。若有虛冒。然後量添軍馬。水路分路進討。如再不效。臣等甘受誅戮。謹俯伏俟命。上覽奏。諭侍臣曰。總兵官在外。擅與賊通。不俟朝命。輒棄城歸。無復人臣之禮矣。勅王通馬璞曰。得奏。知官軍已回廣西南寧。初得陳暠表。及黎利與總兵官請立陳氏之書。深契朕心。卽遣侍郎李琦等。齎詔赦交阯官吏軍民之罪。令具陳氏子孫來聞。蓋此舉非爲賊猖獗。朝廷不能調滅。但不忍赤子久罹塗炭。爾等正宜堅守城池。以待朕命。乃輒與賊通。棄城徑回。爾等雖急爲自全之計。其如國體何。且失臣子之禮。豈不爲蠻夷所笑。勅至。卽令所領軍馬。幷黎利等送出潰散官軍。各回原衞所。爾等領在京官軍回還。其陳暠黎利所遣赴京之人。悉聽其來。仍勅內官山壽馬騏等與通同赴京。勅黔國公沐晟今交阯陳氏孫暠及頭目黎利等。遣人進表貢方物謝罪。幷送還潰散官軍馬匹。已至廣西。其成山侯王通等率領官軍鎭守內外官。幷三司官吏人等。俱已回還。勅至。卽令與安伯徐亨。新寧伯譚忠。俱回京師。卿等所領官軍。悉令各回衞所。○三月。成山侯王通。遣送頭目黎少穎進表至京。文武羣臣勅奏成山侯王通等。不應擅與叛首黎利議和。棄城退師。當差人星馳執赴京師。明正其罪。黎利亦不應寬宥。宜發兵討之。上曰。通等旦夕至矣。不必差人。朕非爲宥利。但憫念一方生靈。故曲從寬貸耳。○四月朔。頭目黎少穎等陛辭。賜文綺衣鈔。勅諭黎利曰。去年十月。軍中以爾等所陳書幷表來奏。請立陳氏之後。朕仰體太宗文皇帝初意。俯從所請。特遣禮部侍郎李琦等齎詔。大赦交阯。令爾及國中頭目耆老。具陳氏嫡孫之實來聞。爾宜恭候朝廷之命。乃中

懷詭詐。與王通等議和。誘退官軍。入壞城池。僭慢無禮。有非一端。今雖陳詞謝罪。而文武廷臣合奏爾罪不可以宥。朕以恩命既頒。姑從宥貸。但立後事重。須合國人之心。非爾所得獨擅。勅至。卽同頭目耆老具前安南王陳氏嫡孫之實奏來。以憑頒詔册封。爾仍以所拘留人口及一應兵器送京。庶幾一方永氏綏定。羣臣奏章。就付黎少頴等示爾。爾其省之。

閏四月。論征交阯罪下王通。山壽。馬騏。錦衣衞獄。仍籍沒之。羣臣復劾沐晟等逗遛。上貸晟不問。封章示之。

通等還。羣臣劾奏。通及馬瑛。陳智。李安。方政、弋謙。山壽。馬騏等。違命擅和。棄城旋師之罪。上命公。侯。伯。五府。六部。都察院會鞫之。庚戌。奏云。通違命擅和。棄城來歸。壽庇護叛賊。騏激變一方。皆宜寘重典。上命悉下錦衣衞獄法司。又奏律皆應籍沒其家產。從之。五月。黎利遣黎器何甫等隨侍郎李琦。羅敬等來謝。且告陳㬎于正月初十日卒。無後。國人推利。謹守其國以俟命。○羣臣復劾奏沐晟。徐亨。譚忠。皆受命逗遛。聞柳升陷。輒退回。喪師罪狀。上姑貸晟不問。封章示之。亨。忠。姑俟其歸。命行在工部侍郎羅汝敬。鴻臚寺卿徐永達。復齎勅諭黎利。及耆老軍民曰。朕以交阯之人。不忘陳氏。請立其後。朕志在卹民。俯從所欲。赦其既往之罪。召還征討之師。特詔頭目耆老具陳氏子孫之實來聞。用憑建立。今黎利等奏陳氏之孫名暠者。于正月病死。並無子孫。數月之間。言詞頓異。昔王師初平交阯。詔求陳氏子孫。咸謂爲黎季犛屠滅已盡。今二十餘年。尙有如暠者在。何至暠死。頓云盡無。此

必頭目耆老未及徧訪。其有存者。不敢自言。勅至。爾頭目耆老軍民。宜悉心諮訪陳氏子孫奏來。用殞繼絕之命。以寧一方。以副朕體天愛人之心。其交阯所留朝廷官吏軍較人等。及其家口。速皆遣歸。以慰其父母妻子之望。所留軍器。亦悉送納。庶幾求福之道。賜汝敬等鈔。爲道里費。幷賜交阯遣來頭目黎器等鈔。及文綺襲衣。命與汝敬等同行。

四年。侍郎羅汝敬。還自交阯。復遣李琦等諭之。

春二月。行在侍郎羅汝敬等還。黎利及耆老遣頭目阿栗等貢方物。幷代身金人。三月。遣行在禮部侍郎李琦。鴻臚寺卿徐永達。行人張總等。齎勅諭安南頭目黎利。及其耆老曰。覽奏具悉。朕奉天子民。四海萬邦。咸圖康濟。矧爾安南。距京師非遠。陳氏歸化。最先諸國。豈忍遐遺。獨令不遂所欲哉。前聞陳氏有孫尚在。爾等奏請立之。俾主宗祀。朕用嘉悅。卽詔罷兵。召還所建牧守。令爾頭目耆老具實來聞。蓋樂從衆志。以圖保全一方也。未幾。爾等遽言陳氏之孫病死。而爾謹守其國。以待朝命。朕以陳氏之後。未必惟存一人。再勅訪求。今稱其後無遺。遂有改命之請。夫誠得一人以綏一國。足愜予志。但建立事重。所當詳愼。誠以陳氏之先。德厚族衆。散處幽僻。宜尚有人。昔永樂中。大軍初擒黎季犛父子。卽求陳氏子孫立之。是時國中皆謂已絕。既歷二十餘年。尚有存者。推昔較今。理未必無。其令耆老人等。徧歷諮訪。如有陳氏子孫。卽具名來聞。若咨訪實無。朝廷當與處置。爾利仍徧諭土官軍民之家。有藏匿朝廷官吏軍人及其家屬者。悉令送還。軍器委棄山澤者。罔有敝壞。若城郭所

收。並須送納。上之御下。每務含容。下之事上。宜敦誠敬。庶幾去危即安之道。爾其欽哉。別勅利曰。爾奏九歲之女。馬麒收養帶回京師者。欲得完聚。聞之惻然。朕爲天下父母。忍一稚子。獨違所親耶。即今咨訪。蓋水土失性。病死久矣。父子之愛皆同。修短之數有定。特諭爾知。是日賜琦永達聰道里費。賜使人何栗等衣鈔。遣隨琦行。

五年。黎利遣使貢方物。奏陳氏無後。

三月。李琦等還。黎利遣頭目陶公僕等。貢金銀器皿及方物。其頭目耆老人等奏云。再奉勅書。諭以陳氏子孫。果若咨訪實無。朝廷當與處置。又謂得人以綏一方。足愜予志。臣一國之人。莫不歡忻舞忭。仰見聖天子軫念遐方之大恩。臣等切自思惟。皇上之于陳氏。憐祖父之忠勤。憫子孫之失業。獨愛恤無已如此。況臣等爲陳氏臣庶。世受陳氏厚祿。豈敢不體朝廷盛心。而悉心諮訪。與國人徧行尋覓。內而國中。外而邊遠。家至戶到。並無見存。臣等竊見本國大頭目黎利。爲人謹厚。撫綏有方。甚得民心。可堪管攝。伏望皇上憫念疲民。使黎利得布宣聖德。以安遠人。永爲藩臣。常奉貢職。是聖天子惠顧遠方之大福。亦臣等一國生靈之大幸也。上覽畢。顧侍臣曰。蠻夷譎詐。未可遽信。更當索之。命禮部賜公僕等文綺衣。四月。令公僕等。齎勅還諭黎利曰。前命求陳氏之後。以主國事。蓋欲狥民之心。奠安一方。今安南頭目耆老共言陳氏之後已絕。無從訪求。如前所奏。又言爾利謹厚。撫綏有方。甚得民心。可堪管攝。朕用嘉悅。蓋從民所志。朕之素心。其廣集安南頭目耆老。更詢陳氏。如果無

後。連名奏來。朕與處置。兵器。以衞民也。安南之民。皆朕赤子。今留在彼與在此同。已寘不問。惟朝廷官吏軍人及其家屬之未歸者。皆有父母妻子之望。恩愛隔絕。其心如何。夫便己之私。而獨人父母。孤人之子。寡人之妻。仁者不爲。天地鬼神鑒臨在上。非人不佑。厥應惟彰。其悉遣歸。庶幾受福之道。賜公僕等鈔有差。

六年。黎利遣頭目何栗等陳情。因遣侍郎章敞等往。命黎利權署國事。

五月。黎利遣頭目何栗等陳情謝罪。貢方物。其奏云。臣所遣陶公僕等自京回。齎至勅書。臣前後欽奉聖諭。累次差人再三陳奏。未蒙俞允。臣以此疾痛在心。不能不號呼天地父母而再申哀籲。昔遣來官軍之數。已造册繳進。此外並無存留。今奉聖諭前事。臣益不能自安。抑螻蟻之誠有未達。覆盆之下有不炤歟。且如臣之親屬。及本國人口。原被官軍所虜。于班師之日。盡數帶回。臣與國人但瞻望垂涕。雖父子兄弟猶且不敢相認。況復拘留中國之人。上違朝命。而自取罪愆哉。意者前項人口回還之日。山海之間。風濤瘴癘。染病致故。在家者不知其繇。因此屢瀆聖聽。致軫宸衷。諄諄爲諭。臣雖愚下。豈無惻隱心。以上承聖天子仁愛之盛意。緣前項人等委的無存。難以應命。此臣所以跼天蹐地。但增憂懼而已。其陳氏子孫。於季犛篡國之時。屠戮悉盡。所存庸暗之人。若簡定季擴等。永樂年間。相繼作耗。大軍勦除。無有遺者。今奉聖諭。臣又大集國人。再行詢訪。委無見存。伏望聖慈赦臣邱山之罪。霈臣雨露之恩。豈獨臣實幸。一方生靈之大幸也。栗等又齎其頭目耆老等奏。欽奉勅書。

准臣等所奏臣與一國之人莫不懽忻踴躍喜出望外除欽遵大集國人徧行詢訪陳氏子孫委的無存臣等切惟本國地方不可無管攝而黎利未奉朝命此臣等所以款陳而不能已也伏望皇上俯矜下情從民所欲允臣所請使黎利得以守南荒奉貢職上以弘聖天子一視之仁下以蘇一方生靈之命上納之○六月遣行在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齎詔往諭黎利曰宣德二年十月有陳嵩者自陳古安南王嫡孫歸自老撾而與頭目黎利同奏立嵩繼陳氏之位言詞懇至朕俯矜下情即召還所置守吏及鎮戍之兵顧以建立事重須叶國人遂下詔國中以察衆意曾不旋踵黎利奏言嵩卒自是連歲頭目耆老並奏陳氏之後已絕請以黎利管攝國事衆口一誠累章不已果得人以撫衆固朕心之所嘉今允所請特遣使齎印章命利權署國事以撫國人賜何栗等鈔幣遣隨敞等歸仍賜敞等鈔爲道里費

七年侍郎章敞等還黎利奉表謝入貢

春二月行在侍郎章敞等還權署安南國事黎利遣使阮文絢等奉表隨敞等來謝貢金銀器皿及方物自後常貢不失庚辰賜阮文絢等鈔幣遣歸

八年遣陳舜俞歸仍遣侍郎徐琦等往諭安南

閏八月賜安南使人陳舜俞等文綺襲衣幷鈔遣還命兵部侍郎徐琦行人郭濟齎勅諭黎利上順天道下造民福以保令終與舜俞偕行

九年、安南阮世寧等來歸、詔安置之。

三月、廣西總兵官山雲奏交阯黎利已卒、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奸臣黎問、黎察、竊權構黨、恣相讐殺、良民驚懼、諒山府土官阮世寧、七源州土官阮公庭、各率家屬及部下三百餘人、避難來歸、願于廣西龍州及太平府上下凍州居住、上勅雲曰、黎利本起賤微、因奉陳暠以從人望、堅請立之、朕志在恤民、遂詔罷兵、將察實建立、而彼遽奏暠死、暠之死、利所爲也、此時朝廷即欲加兵、但不忍荼毒生靈、姑令權署國事、其行不義如此、宜爲天所斃也、爾宜戒飭邊兵、嚴謹守備、不可怠忽、阮世寧等避難來歸、宜加意綏撫、隨便居住、凡所食用、皆官爲處置、使之得所、毋失遠人來歸之心。

四月、安南權署國事黎利死、利子黎麟、遣頭目黎傳來告喪、獻金人及方物、遣行人郭濟、朱弼往諭祭。

十月、命黎利子麟、仍權署安南國事。

麟遣陪臣阮宗胄、耆老戴良弼、奉表奏請管理國事、命侍郎章敞、行人侯璡齎勅往諭曰、朕昔念安南軍民、皆朝廷赤子、俯狥輿情、命爾父利、權署國事、以撫綏之、今爾父既卒、特命爾權署安南國事、爾其敬順天道、誠以事上、仁以撫下、庶幾保境土于靖寧、享祿位于長久、欽哉、賜敞等道里費、及宗胄等鈔、令隨敞歸。

十年、黎麟奉表稱謝。

春二月、麟遣國人潘子田、陳元禧來謝。

十二月。英宗卽位。命行人朱弼。謝經。往安南頒卽位詔。

謹考邱濬大學衍義補曰。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太祖著之祖訓。不許後人伐其國。太宗體高皇之意。不忍絕陳氏之嗣。宣宗體文皇之心。復欲繼陳氏之絕。言繼述之善也。國家全盛聲靈。若益發兵誅之。曰南。九眞。終歸漢郡。迺屢廑聖諭。以一方淪墊。圖維輯寧。眞以天地爲心。以宇宙爲量。蠻夏內外。其安其所。但四夷君長。各有統束。向風慕義。冠履斯存。固不屑屑與犬羊論得失也。淮南王安述三代之盛。謂不牧之民。不以煩中國。非彊不能服。威不能制。斯言爲宣廟頌也。卒之安南感恩。服貢無異。廣詔奠謐。兵革不事。二百餘年。外無徼側。區憐叔焉之寇。而內無建武開元之師。孰非章皇帝之所貽哉。或猶致疑于二楊之議。其亦未量夫利害久暫之筴矣。

馭交紀卷之八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春三月。麟遣陪臣黎龍來進香。尋遣阮文絢。梁天福。丁蘭來賀。阮叔惠請封。許之。夏六月。命兵部左侍郎李郁。通政蔡亨。往封麟爲安南國王。賜印。

麟僭號大寶。

二年春正月。麟遣陪臣蔡士明。何甫。阮昇來謝。

三年。遣給事中湯鼎等使安南。

夏六月。遣給事中湯鼎。行人高寅。使安南國。齎勅諭國王黎麟曰。朕恭承天序。統御萬方。一體天心。以圖綏靖。曩者。廣西守將奏爾下思朗州土官農原洪。攻殺安平州人民。虜男二百二十餘人。搶燒牛羊房屋。又占峒村民二百二十九戶。比又奏爾邊人。率衆刼掠思陵州霸村。擄男婦四十餘人。搶燒牛羊房屋。此豈爾未聞歟。抑爾號令不能行于彼歟。今特遣官諭爾。其令農原洪。及守邊頭目。悉歸前後所侵擄地方人畜具聞。宥其前過。自今恪遵禮法。各守疆界。如其不悛。必正其罪。毋曲蔽之以爲己過。

四年。兵部具安南侵地議。

廣東欽州民黃寬等。自宣德初。誘脅居民二百九十餘戶。幷田土。投獻安南。先已勅巡按御史及三

司官齎勅撫諭至是各官具奏寬等不服招撫及考本州圖誌自漢馬援討平以銅柱界之於西南以分茅嶺限之於西北其界之內自洪武以來俱隸欽州今分茅嶺之內三百餘里銅柱之內二百餘里悉爲安南所侵如遣勅安南王令還侵地則民不招自還矣事下行在兵部議宜候安南國遣使朝貢之期勅國王還所侵地仍曉寬等如能效順挈家來歸悉宥其罪并飭守邊者不許侵軼以構邊釁從之

七年冬十一月麟死其子濬嗣遣阮廷歷范俞來告哀黎傳等來請封

八年命行人程璉往諭祭光祿寺卿宋傑兵科給事中薛謙往錫封

冬十月黎濬遣陪臣阮堵何甫梁鵠來謝祭

十一月遣陪臣程昱程清來謝封

濬一名基隆僭號太和

景皇帝景泰二年辛未命行人邊永進士陳惠齎詔往諭卽位黎濬遣陪臣程其阮廷美馮文達來賀

三年夏六月以册立皇太子命刑部郎中陳金行人郭仲南齎詔往諭安南賜金等各金織羅衣一襲鈔五百貫

英宗睿皇帝天順元年丁丑二月命翰林學士黃諫太僕寺丞鄒允隆齎詔往諭復位

六月黎濬遣使來賀請賜袞冕如朝鮮國王例不許

三年冬十月。安南臣黎宜民。弒其主濬而自立。

宜民一名琮。濬之庶兄。僭號天興。

四年夏四月。頭目黎壽域等起兵討宜民而殺之。立濬弟灝。

灝一名思誠。僭號光順。

冬十月。遣陪臣阮昇。潘維禎來賀。因請封。

五年秋九月。遣陪臣丁蘭。阮復。阮德輶來奏事。

奏曰。生有封。死有祭。此聖朝柔遠人之盛典也。比者。國王黎濬。爲庶兄琮所弒。乃遣逆黨陳稜。妄以溺死奏。蓋欲援禮經之不弔。以售其奸。朝廷不逆其詐。委曲俯從。蓋以夷而略之也。今事既得白。則弔祭禮不可無。而臣等至京已四閱月。朝廷弔祭之使。尙未之遣。敢輒冒聞。

六年春二月。命行人劉秩往諭祭。

秋九月。命翰林學士錢溥。禮科給事中王豫。司禮太監柴昇。奉御張榮。往錫封。

溥貽書與王。論郊迎禮甚悉。

冬十月。灝遣陪臣黎公路。陳盤。裴祐。來謝。

七年冬十二月。命太監柴昇。奉御張榮。指揮疆俊。往鬻其地所產香物。

八年春二月。憲宗純皇帝卽位。命尙寶卿凌信。行人司正邵震、賚詔諭卽位。

賜其王及妃紵絲表裏。粧花絨錦。幷給信等麒麟金織衣一襲。俾服以行禮。又路費鈔百錠。

冬十月。灝遣范伯生來進香。黎友直來賀。

憲宗純皇帝成化十年甲午四月。上以安南匿保梁逋逃。侵龍州界。命指揮郭景往諭之。

十一年春正月。黎灝遣陪臣何瑄。潘琮。來謝罪。

春三月。以册立皇太子。命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齎詔往安南國。賜其王及妃綵段文錦。

冬十月。黎灝遣臣裴山王克述。褚豐來賀。

十二月。巡撫都御史王恕奏太監錢能擾害安南。

先是雲南鎮守中官錢能。怙勢貪縱。遣其麾下指揮郭英。取捷徑往安南求賂。凡朝廷遣使往安南皆道廣西。未有繇雲南者。於是安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間啓途。遣一酋以兵尾其後。將近邊。英紿其酋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邊吏戒嚴。安南兵始去。事既傳聞。籍籍。英勾引外夷窺邊。朝議命恕往巡撫其地。恕既至。卽令按察司捕英。治之。英懼。赴井死。沒其寶石于官。械其黨至京師誅之。恕上言。昔交阯鎮守匪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釁。致麓賊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遂疏參奏太監錢能。以帷幄腹心之臣。而陰結外國。誣上行私。合應明正其罪。以爲生事邊陲擾害夷方者之戒。

十三年。下郎中樂章。行人張廷綱。西廠獄。

禮部郎中樂章等使安南。時挾貨貿易。多受饋遺諸事。刑部問擬爲民。命供冠帶閒住。

十六年罷征安南議。

秋七月占城國奏安南累歲侵擾請討之太監汪直遂上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禍害不細直意不止乃傳旨取永樂中調兵數時尚書余子俊職方員外劉大夏力言利害事乃寢

十七年夏六月黔國公沐琮奏安南侵犯

先是黎灝親率夷兵九萬開山爲三道進兵破哀牢繼進老撾地方殺宣慰刁板雅蘭掌父子三人其季子怕雅賽歸依八百宣慰刁攬那遣兵送往景坎地方既而灝復集練兵且頒僞勅於車里宣慰司期欲會兵進攻八百其兵有暴死者數千傳言爲雷所震八百因遣兵扼其歸路襲殺萬餘交人大敗而還刁攬那以報雲南守臣黔國公沐琮等因奏灝昔嘗吞併占城皇上姑賜涵容冀其悔過而灝肆惡無忌苛刻不仁既指摘黃章馬之名刦虜鎮安村寨復託解關正等之故窺伺臨安邊情擅差經略而駐師蒙自地方假捕琴公而攻殺老撾父子請降勅切責之刁攬那能保障生民擊敗交賊請賜勅頒賞以旌忠義老撾之子怕雅賽聽其越例襲職以示撫恤仍分勅車里元江木邦廣南孟良等土官俾互爲保障從之

十八年四月下行人王勉錦衣衞獄

先是勉奉命往廣西等處勘處安南事情既還上言安南國王黎灝久蓄不臣之心僭立年號擅與

征伐。請兵往正其罪。事下兵部。以勉希求進用。引啓邊釁。當治其罪。

二十三年十月。諭安南國王。

灝納占城叛而助虐。將奪占城國授之。以冒天朝之封。占城國王古。聞于朝。上以其事付兩廣總督都御史屠滽。察其事機。合衆議以勅印畀之。遂移文諭安南國王。數其不能恤鄰道之順逆。古得返其國。

孝宗敬皇帝宏治元年。戊申。命翰林侍講劉戩。刑科給事中呂獻。齎詔往諭即位。

冬十二月。黎灝遣陪臣譚文禮。宋福。來進香。黃德良。來賀。

五年三月。以册立皇太子。命刑部郎中沈庠。行人董緩。齎詔往諭。仍賜以綵幣文錦。庠等各賜一襲。

六年春二月。黎灝遣陪臣阮碩等來賀。

八年。詔廷臣議占城安南事。

冬十月。占城國王古來奏。累被安南侵地殺人。雖蒙朝廷降勅諭使敦睦。而陽順陰逆。稔惡弗悛。因遣從子沙古。詣闕。請命大臣往爲講解。詞甚哀。下廷臣集議。謂故事。無遣大臣爲外國講和者。請下兩廣守臣。移文安南。諭令敦睦鄰好。返其侵地。兼諭古俾撫綏人民。脩飭武備。爲自立之計。事定。令兩國各具實以聞。議上。

大學士徐溥等奏止遣諭安南官。上從之。

初議上。上仍欲遣官。大學士徐溥等奏。該司禮監傳下聖意。欲准差官往諭。臣等仰見皇上一視同仁之心。不以夷夏而有間也。但竊以事理揆之。春秋傳曰。王者不治夷狄。蓋馭夷之法。與治內不同。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終是外夷。負固特險。違越侵犯之事。往往有之。累朝列聖大度兼包。不以爲意。若占城者。尤小而疏。成化七年爲安南所侵。累年奏訴。憲宗皇帝屢勅兩廣總督爲之區處。而安南上奏強辯。謂已還其侵地。實未嘗輸情伏罪。今若降勅遣官。遠至其國。徒掉口舌。難施威力。海島茫茫。無從勘驗。彼豈能翻然改悔。舉數十年之利。一旦棄之。小則掩過飾非。大必執迷抗令。使臣無以復命於朝。邊將無以揚威於外。致虧國體。貽患地方。當此之時。何以爲處。若置不問。則損威愈多。若問罪興師。則後患愈大。臣等又覩祖訓有曰。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爲不祥。彼既不爲中國患。而我興兵興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大哉聖言。誠萬世之至論也。況今國計之虛實何如。兵馬之強弱何如。而欲費不貲之財。涉不毛之地。爲無益之舉。尤不可也。蓋夷狄相攻。乃其常性。今占城名號如故。境土侵奪。有無誠僞。尚未可知。情雖可矜。理難盡許。令有司行文諭之足矣。何必上廑聖慮。特爲遣官。況朝廷大事。未有不詢於羣臣者。今衆口一辭以爲未可。但其所言不過據理。而利害得失之際。尚恐文移傳播鄰國。不敢盡言。臣等居密勿之地。膺腹心之托。若不爲皇上言之。萬一事有乖張。死莫能贖。所以不避煩瀆者。實爲皇上計。爲宗社生

民計。非敢苟同於衆也。如有時勢可爲事理無害。臣等自當贊皇上行之。何敢故爲逆耳哉。上納之。遂從衆議。

十一月。黎灝遣陪臣黎峻。武暘等來貢。

峻奏言入貢所經驛路。必繇憑祥州。乃知州李廣寧索其僱值。李廣寧亦疏辯陪臣挾重貲入中國貿易。役民甚衆。民苦之。下所司行議。爲之計入貢行李之數。榜示以爲定規。

十年春二月。黎灝卒。子暉立。

暉一名鏜。僭號景統。

冬十一月。暉遣范輿文阮德順來告哀。潘琮。范克順。阮廷峻。請封。

十二年冬十一月。命行人徐鉉往諭祭。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侍講梁儲。兵科給事中黃綵。齎詔往錫封。詔曰。我皇明統馭萬方。聲教誕敷。率土咸暨。爾安南爲國。介在南陲。作我藩屏。素稱守禮。蔚有華風。故國王黎灝夙紹顯封。恪勤貢職。保安民社。垂四十年。勵茲考終。國統宜嗣。世子暉。德惟克類。衆所歸心。奉表請封。意專詞懇。特遣官持節。封爾爲安南國王。於戲。崇德象賢。義無間于遐邇。繼志述事。心勿替於初終。凡國中耆舊臣僚。尚其同寅協恭。勉匡所事。奉法循理。永寧爾邦。以共享太平之休。以稱朕柔懷之意。故茲詔示。統宜悉知。

十三年。暉遣陪臣阮維禎來謝祭。劉輿孝來謝封。

十七年夏五月黎暉卒次子誼立
暉卒子敬嗣敬僭號泰禎未幾而死子濚死立其弟誼一名濬僭號端慶
秋九月黎誼遣阮麟來告哀阮寶珪來請封
武宗毅皇帝正德二年丁卯春正月命翰林編修魯鐸工科左給事中張弘至齎詔諭卽位行人何寔往諭祭編修沈燾吏科給事中許天錫封之誼遣陪臣丁順楊直源來賀卽位梁侃謝恩阮銓進香阮璹謝祭黎嵩丁禎謝封貢方物
四年冬安南臣阮种弒主誼立其弟阮伯勝國人討平之
頭目黎廣度黎坰鄭江等表誼寵信母黨阮种阮伯勝等恣行兇暴民不堪命阮种阮伯勝等圖竊國柄于去年十月阮种等遷誼于別宅逼令自盡欲立阮伯勝臣等與國人共聲其罪黨與盡伏誅臣等竊見故國王黎灝弟子故臣黎珦之第三子黎暠堪任國事乞賜襲封王爵詔許之
五年春二月暠遣譚愼徽阮文泰來奏事阮絅武幹阮允元來請封
七年命翰林編修湛若水刑科給事中潘希魯往錫封
八年春二月暠遣陪臣阮莊阮聊張孚說來謝
秋八月交阯寇欽州百戶謝惠拒戰死之
時官軍僅滿百而賊兵多於我惠不量彼己遂敗沒

十年春。鄭惟鏟。鄭綏。陳眞弒其主晛。

晛一名澄。僭號洪順。追謚誼爲厲愍王。○初。灝生二子。長子暉。次子玿。一名鑌。僞封錦江王。暉生敬。誼。玿生灝。晛。誼被害時。玿與灝俱先死。故國人立晛。而灝之子僞封沱陽王諫。及弟廳。以兄子不得立。灝妻鄭綏女。諫妻鄭惟鏟女。是時鄭宗強。且握兵柄於其國。立晛。非其意也。晛既立。僞尊父玿爲德宗。然多行不義。疑忌同姓。大臣國人惡之。

十一年夏四月。安南陳暠乘亂自立。旋敗死。黎諫立。

諒山都將陳暠見晛不道。失國人心。被弒。自稱陳氏後。與其子昇。昇以諒山兵甲逼交州。或作暠。爲社堂燒香官。攻殺鄭惟鏟。自立。僞號應天。爲陳眞所攻。退走諒山。據長慶。太原。清都三府。鄭綏等共立黎諫。一名椅。時年十歲。乃晛兄灝之子。晛無子。育爲子。既立。僭號光紹。僞謚灝爲哲宗謚晛曰靈隱王。追謚誼爲威帝。遣陳眞攻陳暠于諒山。暠病死。獲其子昇。及其黨陳瑬等。誅之。黎氏大臣阮弘裕等。討弒晛之罪。攻鄭氏。鄭綏及其子惟代。惟俊。奔淸華。惟鏟子惟僚。奔高平。是時兵柄未有所屬。咸目莫登庸者。故有勇力。晛以爲都力士。乃陰懷叛志。諷羣臣推己典兵。諸軍道俱聽節制。既得志。漸除諫左右。易所親信防守之。而退居其國之海陽府。自稱武川伯。黎諫潛起兵攻登庸。反爲所敗。

十月。交阯寇廉州。指揮范鎧擊敗之。

三年。諫遣陪臣阮時雍。阮儼。黎慤。吳煥來貢。幷請封。因國亂。不果行。

鄭綏以登庸不臣。讒擁虛位。仍復立其族子酉榜攻其都城。讒出奔。登庸率兵攻綏。敗走。登庸捕酉榜殺之。逼納讒母。因迎讒歸國。

十四年。登庸自稱爲太傅仁國公。

謹考交阯東接靈欽。止一衣帶。北聯南太。土州界之。其在西南。如滇之老撾。車里。八百等宣慰。及占城國。並受國家封植。利在外藩。相錯而峙。乃交以受朔通貢之夷。屢行吞噬。殘其同類。自祖宗朝以來。莫之省改。斯豈敢干犯天朝。抗上國之諭。有他志哉。亦惟豺犬之醜。得骨斯爭。逼穴則鬬。弱肉強食。是其常態。王制。中國戎狄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非謂雕題文身。未能以中國之治治之哉。肆維列聖。追念舊章。駕以威惠。存尊大之體。捐奇細之誅。累朝一轍。如罷得已之兵。有所置以成其大。則陸容之言用矣。施勸責之術。俾士官互相保障。則沐琮之議行矣。嚴生事之誅。希進開邊者。法無貸。則王勉之獄下矣。不弟此也。占城瑣尾乞憐。卽一使之諭。愼而不遣。至今讀閣臣徐溥等奏。援古量今。鑿鑿碩畫。與李賈韓魏之論。千秋並著。又豈有所靳惜而然哉。國體至重。蠢夷無知。外臣之禮羈縻弗督也。卒之夷自圖立。各能報復。鄭重之下。漢體森然。綸扉之言。于今益信。若王恕奏而擾害夷方者誅。樂章逮而賄遺辱國者禁。叛民附交。候使加勅。自治之道又何嚴也。兩粵水不波而山不嘯。豈偶然乎。宋熙寧中安石用劉彝將郭逵希立奇功。其既不效。卽置之法。所損不細。視我朝制馭安南上策。爲何如哉。

馭交紀卷之九

世宗肅皇帝嘉靖元年春正月命翰林編脩孫承恩給事中俞塾齎詔往諭卽位會登庸自稱安興王謀弒譚譚母潛以告與其臣杜溫潤間出得脫居于淸華登庸復立譚庶弟鷹一名椿爲王僭稱統元降譚爲沱陽王國亂道梗承恩等不能達

二年春二月孫承恩還自太平府墩道卒

三年夏四月登庸假譚名差阮光論來貢幷求封抵鎭南關左江道僉事楊鳳阻之

四年夏六月譚遣陪臣黎嵲等間道來貢幷求封爲登庸所阻

秋八月譚遣頭目耆人阮拔萃等來奏請兵救援左江道復阻還

五年春二月登庸賂欽州判官唐淸爲鷹求封總督都御史張嶺寘于獄死之

六年春三月莫登庸簒位

先是使其國人范嘉謨僞作鷹禪詔遂簒位僞國號大越僭稱明德立其子方瀛爲僞太子稱制監國尋弑慶幷其母阮殺之○是時譚尙據淸華乂安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爲之聲援登庸率兵以拒譚奪淸華據之黎譚敗走乂安又追至乂安黎譚敗走葵州又追至葵州黎譚走入哀牢國哀牢卽老撾也

九年。莫登庸禪位于方瀛。

既禪之後。登庸自稱太上皇。退居都齋海陽。爲方瀛外援。擅作大誥五十九條。題曰皇明大誥。法天撫運皇上大誥天下。方瀛僭號大正。○秋九月。黎謹以憤悒卒於淸華。（黎氏傳十世歷一百十年。）謹子甯。甫七歲。故臣黎峒。鄭江。黎，奮。鄭惟嶸等。共立之甯。一名椿。僭號元和。居于淸化府之木州。漆馬江。與老撾隔界。有兵馬三千。及本州兵五千。立四年。登庸攻之。竄占城。國人立其弟憲。僭號光炤。登庸屢遣兵攻之。而老撾時爲援。不能克。

十五年。秋九月。黎寧差頭目鄭惟憭。泛海至京。歷奏登庸僭逆之罪。

冬十月。戊戌。上面諭禮部尙書夏言曰。皇子初生。既詔告天下。何獨外國不遣。當使華夷一體知悉。言退。疏謂安南國自正德十年該國王黎暲進貢之後。迄今二十一年。貢使不至。前遣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塾。捧詔往諭。卽位。竟以國亂道梗。不達而返。若復如前梗阻。徒損國威。合無今次暫免遣使。上曰。詔使且待彼國事情還。會同兵部計議。來說勿視爲非要。

十二月。遣錦衣衞千戶陶鳳儀。百戶姚景祥。往勘安南久不入貢緣繇。幷簒主奪國罪人姓名。

閏十二月。勅諭提督兩廣侍郎潘旦曰。安南國。粵在先朝。職貢罔廢。自正德十年進貢以後。迄今二十餘年。貢使不至。肆朕登極。下詔。道阻而返。叛逆之罪。昭然明著。在法當與問罪之師。及又節據守臣奏稱。該國賊臣作亂。國無定主。分裂竊據。不能歸一。但恐夷情譎詐。難以遽信。已經差官查勘。俟

罪狀明白。卽當命將。率領漢土官軍。分道而進。聲罪致討。若不先事有備。何以刻期成功。特命爾會同巡按御史。督同各該將領土官。整搠兵馬。鋒利器械。候總兵官進兵之日。聽其調取前去。隨宜應用。仍督令三司掌印幷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多方處置糧草。凡兵馬經住去處。足穀支用。毋致缺乏。各該官員。敢有遲延違慢者。聽爾等指實參奏。從重究治。爾爲憲臣。見有地方之責。務須計慮周詳。區畫停當。使兵強食足。大振軍威。可以懾遠夷之膽。收征討之功。斯副朕意。

十六年。議征安南逆臣莫登庸。

春二月。禮部尚書嚴嵩。兵部尚書張瓚。會同府部多官議奏。黎寧遣使告變。歷陳莫登庸父子簒逆之繇。則該國亂階。皆登庸父子與其黨之所釀。而職貢不修。非黎寧之罪。宜與兵致討。上曰。安南久不來庭。法當問罪。今本國奏稱逆臣莫登庸簒亂。阻絕貢路。又僭稱名號。僞置官屬。罪狀顯著。既會議明白。便命將出師。前去征討。總督等官。各推素有才望者。來看調度。兵糧戶兵二部議處具奏。○令千戶陶鳳儀等還。以咸寧侯仇鸞。掛征蠻將軍印。充總兵官。改工部尚書毛伯溫爲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參贊軍務。尋以黎寧所奏未審眞僞。且著地方官從宜撫勦。○夏五月。召提督兩廣兵部侍郎潘旦還南京。佐理部事。以山東巡撫蔡經代之。先是旦疏謂莫氏奸賊之雄。黎氏亦逆利之裔。律以中國之法。固皆非所宜立。處以夷狄之道。則元昊可爵。不義可侯。而黎利可王也。二氏紛爭。兵甲未息。皆欲假天朝名號以爲之主。彼旣未定。我誰適從。只宜靜以觀其變也。毛伯溫惡其忤己。故

奏易旦還。

六月。廉州府知府張岳、疏言交事。

疏曰。臣伏覩去年十月六日。皇子誕生。渙頒詔命。華夷內外。莫不覃敷。惟安南以久不入貢。詔使臨遣。爲之停止。下外廷集議。咸謂罪當討。無赦。陛下寬仁惻恤。兼愛華夷。不忍遽動甲兵。特詔使者馳入其國。究問緣繇。臣待罪邊疆。不能宣達朝廷威德。使雕題君長。慕義向方。奔效職貢。至於上軫聖慮。萬里遣使。死有餘罪。臣竊聞安南黎譓立七年。爲權臣莫登庸所逼。出居其國清華府。登庸立譓幼弟黎慮相之。既又弒慶而自立。國內分裂。日尋干戈。無暇請貢。此皆往歲傳聞。及其國諒山長慶等府牒報之言。其間曲折。及近日事情。雖不能詳知。然其久爽貢期。大抵繇此。非眞負封豕之勢。敢於阻兵拒險。以抗上國之命而不貢者也。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逆命則誅。若其國不能通貢。似不足以勞弊中國。今用兵之聲。先已傳布。使者行勘未復。誠恐生事樂禍之臣。不能仰窺陛下所以遣使行勘之本意。迎合附會。謀動兵戈。臣不暇遠引。請以目前義理事勢反覆詰之。夫欲興兵。必以黎氏爲辭。爲之討其亂賊也。爲夷狄勞師萬里之外。討其賊而定之位。非中國長策。其不可一也。不定黎氏。而因以取之。是乘人危難。而利其所有。五霸稍知義者。不屑爲也。而謂聖明爲之乎。其不可二也。萬一勝不可必。夷人操長技毒弩。乘高截險以邀我師。如古人所謂厮輿之卒。一有不備而歸者。此於禍敗孰當之乎。其不可三也。今兩廣困弊。猺獞屯結。官軍僅足守備。所恃以調發者。狼兵。然諸

州土官及湖廣勾刀手連年疲於征調內懷讐怨若復驅以遠征深入數千里之險進有難必之敵退無旋反之期狼顧兩端莫堅鬬志南交暑溼易生疾疫萬一師老財匱猱獞乘虛而起安南事未可必兩廣破敗可以立見其不可四也近日爲大工役府州縣無礙銀兩盡數起發赴部梧州軍餉亦因鹽法壅滯課額虧損每年數給諸軍剩積無多兵與十萬日費千金永樂中用八十萬人入交今就折半言之亦當有四十萬人屯食兩廣飛芻輓粟約以二石致一石何處措備其不可五也天下承平久矣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將帥皆膏粱子弟少經行陣而綰紳之喜談兵者類皆趙括房琯之流平居爲大言爾蓋深於兵者必不談兵其掇拾古人糟粕以談者多妄也欲舉大事而使膏粱主兵躁妄之士得成其謀不待兩兵相交而不勝之機先見矣其不可六也此六不可者臣特粗舉其端爾至於天下大勢其財用盈虛兵馬強弱民情休戚蓋有非臣職事所及而不敢究言者臣愚以爲安南縱有可誅之罪猶當重爲民命愛惜審酌輕重於當用兵之中求所可不必用者以全民生以養元氣今其久不入貢之情只是如此以義理事勢反覆推之用兵一事臣愚竊以爲不可況皇子誕生神人懽悅大慶之恩將使天下含生之類無不得所若軍旅一興必有無辜之民隕於鋒鏑者恐非陛下肆赦初心也○總督蔡經問岳曰空言罷兵無以塞明詔子能保毋用兵降登庸乎岳曰欲降之必令納地令貶號且令匍伏詣闕獻國中圖籍聽上處分夫國體固不可褻也經曰如此能令登庸聽乎岳曰祇岳一檄之力足矣於是經以兵事調度一屬之岳而岳具有成畫倘書毛

伯溫至。岳以先所論列者告之。復手賊情地形册子授伯溫曰。若計用兵。則圖進取方略。無逾此者。然不若罷毋征爲完計。顧公策安決耳。連數日語。輒當伯溫意。伯溫密謂岳曰。交事屬子矣。先是登庸聞廷議興師。欲遣人上表乞降。未幾。方瀛死。以故未果行。登庸密遣使輸情於岳。岳絕不與通。至是求益懇。岳用前言於經者要之。登庸初猶倔強。岳懼以禍。令蚤自爲計。於是登庸惟命。會岳遷浙江副使。登庸復首鼠兩端。伯溫經奏乞還岳廣東。登庸密覘曰。廉州守安在。岳至。登庸曰。張太守在。吾無恐矣。伯溫檄重兵駐節南寧。而參政翁萬達者。素負雄略。諸所策如張岳議。伯溫益信之。○秋八月。安南人黃哲。刁鮮等。擒獲登庸諜者僞知州阮景彦八人。幷僞印及僞大誥一册。雲南巡撫汪文盛以聞。下兵部議。謂登庸弒主簒國。僭號擅官。妄擬大誥。干犯王法。宜戮無赦。合請責成蔡經。與汪文盛。各從長計處兵食。協力征剿。以正紀綱。如逆庸畏威懷德。悔罪向化。撫鎮且待以不死。星馳奏請上裁。奉聖旨。莫登庸既簒本國。又擅作大誥。僭擬名號。好生背叛。罪在不赦。雲南兩廣撫鎮等官。上緊多方計畫。協力征剿。務得罪人。以安南土夏六月。總督蔡經疏略曰。今日安南之役。固以討賊爲名。亦以繼絕爲義。而切要之機。惟在定其名分。以激忠義之心。以作靡弱之氣。使自爲敵之爲愈也。蓋莫賊簒弒之後。姑自彼國而論。勢力相較。雖有強弱之殊。彼此相形。猶有正僞之別。但查黎寧原奏。稱爲黎譓嫡長子。今據鄭惟悛之書。則稱立應第二子黎寧。號爲光炤。而今則號元和。且四年昔謂據于清華。而今則稱在本州。其親信如鄭惟憭。亦且不知其第二子之名。及其所生年月。是

黎寧存否已不可知。而所立者。是否相應。或鄭惟悛等。假立名義。以鼓衆心。亦未可知矣。夫使所立之子果出黎譓。則正派猶存。人心尚屬倘其不然。則名義未正。就彼國人心。且渙不可收。而我動調大衆。六道並進。以一年計。用兵三十萬。器具犒賞。約七十三萬餘金。餉倍之。雖雷霆之擊。罔不摧折。而勞逸之形。似亦宜審處也。兵部覆。如經議。奉聖旨。安南此事。識體達道者。則見得分曉。朕聞外邊卿士大夫私相作論。謂不必整理他。你部裏二三次會議。也不見力主何處爲正。既都不協心共事。且罷。仇鸞毛伯溫著在京別用。欽此。

十八年。莫方瀛上表乞降。

秋七月。莫方瀛遣其頭目范正毅齎投降奏本至雲南。阮文泰齎投降表文至廣西。總督蔡經。與巡撫汪文盛。各具以聞。表留中。事下兵部議。○先是兩廣三司官。左布政使陸杰等議。兵部原題。有登庸畏威悔罪。待以不死之言。若不先行檄諭。雖有自新之心。亦難自達。于是總督蔡經傳檄彼國府衙。轉諭登庸父子。畏威悔罪。束身請降。即將國中事情。明白開陳。俯伏待命。其黎寧見在何地。果係黎譓第幾子。俱要從實具本。以憑會議奏請上裁。猶可轉禍爲福。如或執迷。猶昧省改。則後至之誅。實所自貽。遣指揮王良輔。通判蘇廷瓚。往諭之。故方瀛乞降。○冬十一月。兵部尚書張璁。會同五府六部翊國公郭勛。尚書許讚等議。得莫登庸父子恐懼省悔。上表乞降。願以土地人民。悉聽天朝處分。據其哀請。似亦可矜。且夷情叵測。詞雖卑懇。意或詭祕。少涉于僞。即爲所欺。在今日法不可不正。

義不可不彰。往正其罪。止于登庸父子。其餘一切不問。臣等合請欽命總兵官仇鸞。尙書毛伯溫。前去兩廣。雲南。適中處所。會同兩廣總督撫鎭。幷副參以下三司等官。將兵餉通行整飭。以備征討。使義旅張皇。天威宣著。若莫登庸父子。悔罪束身。請命乞降。悉以土地人民。上聽天朝處分。別無虛詐。合國亦無異詞。朝廷待以不死。總督參贊諸臣作速將其乞降聽處。眞實情繇。星夜具奏。取自上裁。從之。

十九年。仇鸞毛伯溫。檄諭安南。

春正月。莫方瀛死。登庸立其子福海、嗣位。○仇鸞毛伯溫至廣州。會議馳檄諭莫登庸。莫方瀛頃者上表乞降。是否中心實情。有無別項詐僞。如果眞實。必須逐一聲說眞實緣繇。其稱願以土地人民。悉聽天朝處分。亦須逐一聲說悉聽處分緣繇。務吐繇中實語。勿事紙上虛文。我聖天子穆穆在上。至聖至誠。大小臣工。明明在下。惟忠惟順。上下一德。海宇同春。眞可質諸鬼神。豈但行於蠻貊。戒毋作僞。徒取日拙之勞。急宜自新。早聽天朝之命。若支吾不實。執迷不悛。必大興問罪之師。宣弔民之意。爾身就戮。甘爲獻馘之俘。我武維張。丕闡師皇之烈。復檄諭安南國父老士民曰。天子爲華夷之主。必敦興滅繼絕之仁。聖人爲綱常之宗。必彰討叛除兇之義。時惟欽崇乎天道。所以允協乎輿情。今黎氏之遺裔未泯。而莫氏之惡貫已盈。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爾安南雖僻在炎荒。然素被天朝聲教。中間豈無抱忠仗節之士。撥亂反正之才。共舉義兵。以彰元惡。茲當大懸賞格。以速成功。爲

此仰長慶．諒山等府衞．永安．文淵等州縣．諭父老士民．各宜欽承上天禍淫覆暴之心．仰體皇上正名問罪之意．思黎氏爲汝之舊主．莫氏爲汝之世讐．奮勇擣忠．建謀設策．有能擒斬莫登庸方瀛父子者．賞銀二萬兩．仍奏聞朝廷．大加陞秩．有以府歸附者．卽以府與之．以州縣歸附者．卽以州縣與之．仍各賞銀一千兩．庶使安南無辜之民．得免殺戮之苦．安南有志之士．大彰忠義之名．天道以順．人心以安．豈非安南之大幸哉．不然．大兵四集之時．難免玉石俱焚之患．是時雖有忠義．無以自見．亦將駢首就戮．噬臍之悔．殆無及矣．汝父老士民其速圖之．〇夏六月．仇鸞毛伯溫．蔡經．會師梧州．

〇秋九月．督兵趨南寧．

謹考世廟安南之役．王世貞志曰．尙書毛伯溫．與總督蔡經等．合廣東西雲南漢土兵．分二道入討時．參政翁萬達．多筭善兵．能探伺情僞．伯溫經咸仗之．既而論之．不然．萬達管邕事．出其手．若設筴自張岳也．岳守廉州久．去交近．恩信大著．交人孚之．又慷慨洞達．有智計．疏陳六晝．忠震于廷．先資數言．揣量情事．俶始叅終．不差豪髮．莫故狡．其衆新附．聞大軍至．恐被誘執．意惶惑．不敢降．顧獨深信岳．時時覘去留．爲背向．嗚呼．一檄之力．勝十萬兵．如岳者．其亦可謂才誠兼也．雖然．岳議與潘旦合．伯溫易旦．偕經來．其意可見．及聞岳計．乃傾心委任．以交事屬之．何其虛也．夫國家大事．得一人可立濟．而舍己辨言．受策舉事．伯溫有焉．卒之夷心繫屬．抑漢德威．藉士伏命．罔有不從．而萬達雖雄略自負．一如岳議．聲制于邕容二管之地．坐收勝筭．一時寅恭協濟．策力互奮．若肅皇帝任用得

人尤超越千古哉。

馭交紀卷之十

世宗肅皇帝嘉靖十九年。冬十月。召咸寧侯仇鸞還京。以鎮守總兵官安遠侯柳珣代之。制曰。今命爾鎮守兩廣地方。掛征夷副將軍印。充總兵官總軍務。與同參贊。提督軍務官。協心定議。平定安南地方。各該撫鎮并副參以下官。及應調漢達官兵。悉聽節制。如制奉行。

莫登庸詣鎮南關降。

時聞登庸欲聚毒上流。且言造舟二千餘。欲泛海趨襲梧州。衆請兵之。獨翁萬達。持議與張岳合。萬達因力言。登庸本欲束身降服。假重天朝名號以自固。顧未得軍情要領。內懷狐疑。聲言此以綴我師爾。復遣指揮王良輔。通判蘇廷瓚。開關傳諭。令毋求封。毋求貢。束身請罪。歸地納印。去僭號。奉正朔。則大兵可止。而登庸可生矣。復令良輔等。曉以手書甚悉。我兵亦分道並進。聲威張甚。登庸始悟且懼。請降期。許以十一月初三日。准其來降。我師先集鎮南關。萬達等於關內近地立幕府。高築昭德臺。恭設龍亭。黃幄。儀仗。令旗。令牌。中立。至日。傳令開關。兩廣三司副參監統諸臣。并齎執令旗牌官。夾仗左右侍。甚肅。登庸素衣繫組。躬率侄莫文明。并小目耆士人等。各以尺帛束頸。繇關道左入。脫履跣足。面北跪。傳解其組。接受降書。登庸俯伏五拜三叩頭畢。其侄莫文明。小目耆士許三省等二十八人。亦各以次降服拜叩如儀。少頃。登庸仍率其侄從諸人。與夷目阮如桂等。上降書一通。恭

向軍前俯伏再拜。示以朝廷恩威。軍府號令。姑容戴罪還國。待奏聞。賜以不死。登庸伏再拜稱謝而還。監統諸司。卽臨南關。登庸倉皇脫履跪迎。俯伏再拜。皆語以恭俟朝命。倘有法外奸細。幷玩法士官。乘機嚇詐及生事造言者。宜一切勿聽。天朝正大之體。軍門嚴明之法。汝宜知之。登庸跪聽畢。又俯伏再拜叩頭而謝。乃傳令閉關。收兵回營。其侄莫文明等。俱隨赴軍門。仇鸞毛伯溫遣指揮王良輔以莫文明幷先使阮文泰等。押送赴京。鸞溫疏略曰。安南自漢晉以後。雖稱內附。然夷俗瘴鄉。終不宜于中國。大率數歲一亂。又必數歲而後定。昔張輔以十餘年勞費。僅得數年郡縣。叛者相繼。卒歸于夷。此其明驗也。參酌前世利害。莫若外而不內。以夷治夷。如以登庸有罪。未宜輕受爵土。伊孫福海。見今待命。倘蒙矜宥。或可別與以都護總管等項名色。如漢唐故事。此所謂以夷治夷者也。但恐議者尙以黎氏爲疑。臣等復思黎利倡亂阻兵。陷沒郡縣。殺敗官軍。大將如柳升。大臣如陳洽。皆死于利之手。其餘官吏戍卒。不能自拔者。悉遭荼毒。臣等至今言之。尙爲痛心。我憲宗特以生靈之故。不欲窮兵而姑與之耳。今登庸之罪。既與黎利之猾夏者不同。而一聞天聲。匍匐請死。又與黎利之屢抗王師者有間。黎利旣蒙寬貸。則登庸似應末減。至若黎寧雖自稱爲黎利子孫。然臣等節據諸司查勘踪跡。委的難明。鄭惟憭一向潛住該國。上下朗石林州崗寨。附近廣西土官地方。黎寧面貌初不相識。故或稱黎寧。或稱黎憲。或稱光炤。或稱元和。或又以爲阮金之子。或又以爲鄭氏詐稱。而近據雲南布政司開報會審夷人鄭垣口詞。稱漆馬江崗雖有黎寧。而來歷宗派不可得詳。所列

事情年貌。又與鄭惟憭原報互異。俱難憑據。臣等以爲今所處分。實我天朝安邊境。馭遠夷之大策。其操縱予奪。不宜以逋賊之子孫而爲全卻。但黎氏自修貢以來。已蒙列聖寬宥。若其遺裔尚存。似宜體恤。合行雲南撫鎮等官查勘。果有可據。別無異同。聽令仍於漆馬江居住。見在所有地方。俱屬管束。或量與職事。徑屬雲南。若非黎氏子孫。置而勿論。其鄭惟憭。卽於廣東所屬隨宜安插。量給田宅。不致失所。如此處分。庶爲曲盡。臣等一時之見如此。乞勅該部覆議。取自上裁。下兵部會議。○登庸亦奉表謝罪。其略曰。黎廑臨終。倉卒付以國事。竟自傳子方瀛。未及奏請。委涉擅專。罪實滔天。豈容自昧。不幸臣子遘疾而亡。臣與長孫福海。惟執恭以俟朝食頃者。重兵壓境。圍豕何當。幸見檄示。備奉天言。慈渥無涯。拊膺流涕。嵩呼北望。組繫投降。實係畏威懷德。不敢有飾詐之心。伏望聖慈矜宥。俾獲自新。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有。惟乞俯順夷情。從宜區處。使臣得永世稱藩。恭奉正朔。則莫大之幸也。比者廣東欽州知州林希元奏稱。如昔貼浪二都。澌湮金勒古森了葛四崗。係欽州故地。宜悉還歸。唯命是聽。其阮如桂。杜世卿等。奏略曰。本國自二三十年來。逆臣迭構亂謀。逼脅國主。其時莫登庸討平諸逆。委有功勞。臣國人因喪亂流離之後。倉猝推戴。其罪亦與登庸等也。後因關禁謹嚴。情詞無繇上達。致蒙天威震怒。命閫專征。登庸父子恐懼不寧。上表乞降。曲蒙恩宥。是父母之恩。天地之賜也。臣等又惟天朝既賜登庸以更生矣。若終于亂亡。則聖明之心。必有所不忍者。以此臣等惓惓之私。見登庸管事以來。稍知紲輯。然非仰藉聖恩。畀之名色。何以約束一國乎。況黎寧實

係阮金之子。黎氏委果無人。豈敢欺蔽。伏望聖慈賜登庸以新命。俾得管攝夷民。世世稱藩。則天朝生育之恩。與天地相爲無窮矣。俱下兵部議。

二十年。上命革去安南國號王封。改安南都統司。授莫登庸都統使。

春三月。兵部尚書張瓚會同掌後府事翊國公郭勛吏部尚書許讚等。議得登庸降表。自稱私相授受。委涉擅專。罪實滔天。豈容自昧。今以人民土地。俱聽朝廷處分。至於稱號紀元。往謬一切革除。況小目阮文泰等。又奏稱黎氏委果無人。登庸原因道路阻絕。關禁謹嚴。無繇上達。則知其罪雖深重。其中似有不得已之情。臣等切惟中國之于夷狄。叛則懲其不恪。而威之以刑。來則嘉其慕義。而撫之以恩。自古帝王制禦夷裔。率是道也。安南之罪。皇上大張天討。已足以震懾諸夷。昭布來世。但惟安南合境。夷類何啻億萬。皆我皇上赤子。久遭國亂塗炭之後。延頸望生。有如饑渴。所據參贊軍務尚書毛伯溫等奏請。欲俯從夷情。將登庸待以不死。其孫福海賜以都護總管名色。幷查議各項事宜。考古質今。極其詳盡。但生殺予奪。出自朝廷。臣等不敢定。伏乞聖裁。奉聖旨安南自昔本屬中國。至宋受王封。始淪於夷。若陳氏傳世久遠。又知慕義納款。爲我太祖嘉獎。著訓後人。無伐其國。止因賊臣黎季犛弒主日焜。又殺其孫天平。大逆不道。上干我文祖震怒。始命將討平。郡縣其地。是出交人於水火。不謂黎利復肆奸欺。鼓衆作叛。又詭辭請封。我宣宗皇帝念息兵未久。推聖祖爲陳氏意。以恤交人。姑置不問。累朝因之。睽即位以來。黎氏久不來庭。將奉辭伐罪。節據勘奏。乃知有莫登庸。

竊據。因其罪狀未明。恐戮及無辜。暫差文武大臣從宜撫剿。今登庸既面縛軍門。納土請罪。是與二黎兇悖有間。察其降表。與國人代陳。情有可原。姑從赦宥。茲爲交人永圖。著革去王號。不許稱國。庶免亂賊接迹相叛。既說黎氏無人。登庸久爲交人附屬。准授以官職。降賜印信。使奉正朔朝貢。仍計其地方。與置官屬。以便統轄其人民土地。朝廷無所利之。一應事宜。兵、戶、禮三部。再會同多官詳議。來說平降夷使。著午門外叩頭。賞賚。待一併議奏。押送官舍人等。炤報捷例行。欽此。欽遵。等復議得一處官職。帝王之制。固詳內而略外。帝王之政。在定分以正名。今莫氏既受新命。節鎮一方。若境內小目。猶復僭竊如故。不惟難於統轄。且於名義未安。事體未便。查得安南地方。有海陽山南山西交阯安邦諒山太原宣光興化清華乂安順化廣南一十三路。合無查炤各省土官事例。每路各改設安撫司衙門。每司設安撫一員。同知一員。俱聽莫氏統束。應設官員。聽其自行陞黜。每當朝貢之年。止將陞黜過官員總數開奏。莫登庸應授官名。在漢唐則有都護總管。在我朝則有宣慰宣撫。臣等不敢定擬。均乞聖裁。一處正朔。春秋大一統。天王正朔頒之方國。我朝大統歷日頒行天下。若朝鮮等國。歲給有常。既該莫登庸表請奉朔。無非欽奉敬天授時至意。合無禮部炤依朝鮮國事例。備將廣西布政司每年印造大統歷日一千本。令其先期赴鎮南關祇領。總督衙門。將領過緣繇具奏查考。一。歲貢儀。謹按周書。明王愼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非貴遠物也。所以昭德之致。無替厥服也。我朝凡外國。歲有常貢。前此安南每三歲一貢。御前、皇太后、中宮、東宮、各獻方物有常。今既改

授職官則與前禮似當有別合無今後御前貢物炤舊外自餘合令免進其賞賜之物量爲裁減禮部備行令其欽遵一處印信虞典覲岳班瑞以示信守後世符印實本諸此我朝外國各給印信今登庸既授職官合遵炤欽定職名銜門鑄給印信一顆賫赴安南欽遵行事其原降玉印仍行查繳一處四崗欽州澥凓古森了葛金勒四崗原係金湯之地合行編入欽州版籍仍量爲優恤三年遵炤施行其合境土地人民朝廷雖不在所利但政貴一統合令于朝貢之年仍開戶口錢糧總數具奏一處夷使差來夷使莫文明既係登庸親侄似與小目不同而先次差來阮文泰等候命日久又難槩論各將文明優加賞賚文泰等一十一名厚加賞賚許三省等二十七名量加賞賚庶輕重得中遠人悅服均乞聖裁奉聖旨這事情既再經會議安南國著革作安南都統司莫登庸與做都統使賜從二品銜門銀印仍與世襲其十三路地方就炤原舊地名各置宣撫司設宣撫同知副使僉事各一員聽都統使管轄差遣朝貢其餘合境大小官屬聽彼從宜建置前黎氏僭擬中國制度都著改正迴避獻還四崗地方原係我編氓准收入版圖還行與兩廣督撫銜門好生優恤莫文明賞紵絲衣一襲綵段二表裏阮文泰等各綵段一表裏許三省等各紵絲一疋事完即日遣回貢儀御前東宮炤舊戶口錢糧不必册奏其餘依擬欽此

六月論安南功行陞賚

尙書張瓚等以安南事平請賀奉聖旨昨安南廢職不庭不發自朕心猶有畏縮譏議阻搖國是者

今黎氏既已覆滅莫酋繫頸來降朕已處分了何表賀之有內外大小官宣勞宜錄大學士夏言首贊大策功收不戰賞銀八十兩彩段六表裏翟鑾與有贊勞賞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郭勛亦建有議賞銀四十兩彩段三表裏嚴嵩不避集議賞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裏毛伯溫奉命任事馳徼發兵宣威炎服南蠻震讋卒克成功加太子太保蔡經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炤舊總督幷仇鸞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汪文盛賞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裏柳珣沐朝輔素著聲威克勤調度柳珣加太子太傅沐朝輔加太子太保張璧本兵力贊各賞銀五十兩彩段五表裏毛伯溫寫勅取回京欽此其餘陞賞有差

八月勅諭安南都統使莫登庸

勅諭安南都統司都統使莫登庸曰朕奉天命居中國爲華夷主惟欲輿圖之外四裔俱安守其土疆輯寧民人庶稱朕一視同仁之意爾安南古初本蠻夷地然自秦漢以來立爲嶺南大郡入我中國久矣高官大爵受命中朝歷世相因未有易者至宋始封王稱國遂使茲土復淪于夷我太祖高皇汛掃膚壇再造宇宙中原甫定陳日燇首先納款我太祖因而封之且著之聖訓令後人無伐其國以其能畏天安人也嗣因黎季犛滅陳氏我成祖文皇帝始命將討平再勞王師求陳氏後不得乃郡縣其地我成祖用夏變夷之心爾南氓豈忍忘哉未幾黎利作逆幾動天討我宣宗章皇帝念南氓屢遭兵甲亦不欲久煩中國以事遠夷乃因利表請姑聽之務以活南人耳利不足誅也利子

孫克修職貢。朝請不廢。累朝亦禮遇有加。比自先朝迨朕卽位以來。朝貢不至。方議興問罪之師。適鄭惟憭奏稱黎氏失國。爲爾登庸篡奪。則不庭之罪。罪實在爾。昨命文武大臣往勘。爾乃繫頸伏辜。恭上降表。言黎宗已絕。備陳爾父子盜據名字。私相授受之非。願獻人民土地。聽朝廷處分。該尙書毛伯溫等奏報兵部集議題請。朕惟法原自首。人貴改過。既自縛投降。納土請命。是能畏天道。服中國也。爾負大罪數十。故一切赦之。今革去安南國號王封。特授爾都統使之職。賜從二品衙門銀印。俾奉正朔朝貢。許爾子孫承襲。世守其地。其十三路地方。各置宣撫司。設官分職。屬爾管轄。差遣。其餘合境大小官屬。聽爾從宜建置。前黎氏僭擬中國制度。宜悉改正。毋蹈僭逆。獻還我邊四尙地方。已收入版圖。其諸土地人民。朝廷無所利之。茲特降勅錫爾榮命。爾能感恩慕義。賤夷貴華。知今日革除封國之典。實杜他日亂臣賊子之禍。爲爾類永利。爲爾子孫無窮之福。如或乍服乍叛。譎狂不悛。仍踵前人故轍。則天討必加。罪在無赦。爾與闔氓。共深思而仰副之。

二十一年六月以莫福海襲安南都統使。仍勅諭之。

冬十二月勅諭安南都統使莫福海。朕惟帝王以天下爲家。欲使萬物各得其所。一視同仁。無間遐邇。爾安南遠處南服。世修職貢。近年朝貢不至。推厥所自。實惟爾祖登庸之罪。已命官往勘征討。爾祖乃能悔罪改過。恭上降表。備陳私相授受之非。願獻人民土地。聽朝廷處分。該尙書毛伯溫等奏報兵部集議題請。謂爾祖登庸畏威投降。輸情待罪。朕仰體上帝好生之德。俯順下民欲逸之情。一

切赦之。革去國號王封。授以都統使之職。賜從二品衙門銀印。俾奉正朔朝貢。許其子孫承襲世守其地。實爲爾類永利也。茲該鎮巡等官奏稱。爾祖登庸病故。爾係嫡孫。且爾能備陳爾祖納款之誠。備述爾祖屬纊之言。亦可謂善承祖志者矣。特命襲爾祖都統使之職。仍降勅諭。爾其益竭忠誠。恪修職貢。撫理夷衆。安靜地方。以稱朝廷懷柔至意。用副爾祖恭順之誠。一應事宜。悉要遵炤原降爾祖勅諭內事理而行。

二十二年。夏六月。都統使莫福海。遣宣撫司同知阮敬典。阮敬直等。齎表文。及金銀器物等來謝。賜文綺表裏。

二十三年六月。福海遣宣撫司同知段直等。齎表文及金銀器物等來謝。賜文綺表裏。

二十五年二月。福海遣宣撫司副使阮銓等。齎表文幷方物來貢。賜文綺表裏。

夏五月。莫福海卒。

三十年。三月。以莫福海子莫宏瀼。襲安南都統使。

先是。登庸以石室人阮敬爲義子。敬復以方瀛次子莫敬典爲婿。通於方瀛妻武氏。因得專兵柄。福海卒。宏瀼方五歲。阮敬挾宏瀼自恣。登庸之次子莫正中。與莫文明。避回都齋。其同輩阮如桂。范子儀諸人。亦各還田里。既而阮敬以兵侵海陽。遂逼都齋。莫正中。阮如桂諸人共集兵禦之。弗勝。各奔散。莫正中。莫文明率其家屬潛赴欽州投訴。奏發肇慶。清遠。安插。其范子儀等。復擁兵詐稱宏瀼身

故。以迎莫正中嗣職爲名。寇欽州。官兵執誅之。莫敬典亦捕其餘黨殆盡。至是始得護送宏躩赴鎮南關。勘明。奏令襲職。○時黎氏雖居一隅。而黨類實繁。黎寧死無子。其臣鄭檜立其子黎寵。寵死。復立其宗人維邦。會莫臣黎伯驪亂簡以兵會之。宏濮奔海陽。自是不能赴關領職。而貢使亦不能行矣。

謹考交自丁部領驕蹇而王。歷代因之。聽其割據。入我明取予廢立。如置股掌。肅皇威德遐被。遂舉其土地分制之。俾受漢官。而莫且縛跣伏罪。無敢仰視。一時之功。何燭燭也。夫中夏馭戎。俾知仰命。斯禮存而功可久。黎莫易姓。皆欲借上國名號以懾束其部。夷景天朝尊也。羈勒之下。操縱緩急。昔章皇帝待黎利。初命權署。與今日降授一事。後先同符。蓋操在先。嚴居始也。留不測之恩以駕其後。嗚呼。廟謨弘遠矣。

馭交紀卷之十一

穆宗莊皇帝隆慶六年壬申安南來進貢。

冬十二月諒山路宣撫司副使武祚接到督備龍憑州指揮鹿鳴周公文。備開六月內皇太子登極。諒山宣撫司預備龍亭儀仗候詔書到日接讀。該都統使整備迎接。日久未奉傳報。且新正歷朔已奉寵頒。候襲都統使莫茂洽謹循國故。實預備賀儀。候得入貢限期。同時起進齎文。總督兩廣副都御史殷正茂具題。勅下禮部。仍轉行總督開關。將安南補進嘉靖三十年。三十三年。幷今謝貢儀及夷使人等。准放入關。赴闕進獻。所請預備賀儀。一同上進。自嘉靖四十三年入貢。迄今十餘年。方得請期修貢。蓋茂洽未襲邦內多事故也。

神宗顯皇帝萬歷元年癸酉春三月。莫茂洽襲安南都統使。

茂洽母裴氏。係宏瀷嫡妻。以嘉靖四十二年二月十二日生茂洽。至本年三月二十八日。准兵部咨。奉旨行兩廣總督轉行。茂洽就彼承襲都統使管事。

四年秋七月。莫茂洽遣使謝恩。及賀卽位。進方物。幷補貢二次。

九年春正月。茂洽遣宣撫司副使梁逢辰等。來入貢。並修六年職貢。其嘉靖三十六年。三十九年闕貢者。補如前。

先是八年二月內兩廣總督劉堯海具題。安南叩闕請修貢。奉聖旨如三年例行。欽此。

十五年。黎維邦死。鄭簡子鄭松立。維邦次子維潭居清華。

十九年。黎維潭起兵攻莫茂洽。奔嘉林縣春社。

二十年冬十一月。鄭松計通土民裴文奎等內叛。襲殺茂洽。

二十一年。兩廣總督陳蕖奏交事。上命相機處置。

春三月。莫敦讓自海中奔防城告急。總兵官童元鎮。潤洲遊擊陳震。守巡海北道等官各具報。總督陳蕖奏略曰。黎莫交構已久。未揣存絕。先年姑待莫登庸不死。許備藩籬。一旦遽稱鄭松假稱黎氏。迫逐敦讓亡命至此。查得莫茂洽若果被害。敦讓係彼尊屬。或懼及禍。但既稱莫敬邦與鄭松交鋒未決。因何先事告急。能無他虞。獸窮則鬬。驀近內境。能無驚擾。事干地方。計畫宜周。又經通行海北守巡。幷各司道總兵等官議。莫敦讓等所請借住欽州邊境。雖徒黨止於六十餘人。螳臂難逞。操縱當有定衡。未便聽許。兼恐鄭松逐北。憑陵內地。尤宜萬分隄備。一應伐謀制命。務得肯綮從長會議。以憑相機酌行。先具題報。〇夏五月。兵部題覆。敬讓先事告急。有無別情。不妨密切偵探。及一應事務。要熟察審處。毋得構引釁端。奉聖旨。這夷情。便行與該總督官。相機處置。務求安妥。欽此。〇松復擒敦讓于大荄村。莫履機等奔廣東欽州。莫敬恭。莫履遜奔廣西思陵州。莫敬邦有衆十餘萬。起京北道。用武汝諧等攻走黎黨。敦讓得復歸。衆推敬邦署都統。諸僑居欽州思陵者護出境。未幾黎兵

轉攻南策州。殺敬邦。時莫敬璋屯新安。敬恭敬用。屯諒山。懼黎追索急。竄憑祥龍州界
冬十月。黎維潭叩關請通貢。
時維潭與其宣撫黃廷愛叩關請通貢。左江道僉事張璧上之。來牒用國王金印封。因覆問。
廣西巡撫陳大科。疏陳交事。
十一年。陳大科疏略曰。蠻夷易姓如奕棊。然不當以彼之叛服爲順逆。惟當以彼之叛我服我爲順逆。斯機權在我。無庸以蕞土而遽興兵。顧維潭將恢復是圖。而茂洽故職方之貢臣也。倘如先朝故事。命大臣致討。聽其款關請罪。比諸漆馬江。以不翦莫祀。惟聖明裁之。其黎氏牒中世次。與故府所載稍異。命印從何授受。擅用以請。均宜詰問。
二十二年。兩廣總督陳蕖奏處置黎莫事宜。上納之。
廣西按察司左江兵巡道僉事張璧報。安南都統使莫茂洽已故。族屬逃散。黎氏孫黎維潭已得都統司印信。閉關痛絕。俟彼悔禍。自縛請死。另聽處分。一面督率參將吳顯忠。密探嚴備。二十二年正月初三日。據督備戚維揚。太平府委官經歷程美大。差人迎到黎夷夾板公文到道。拆視內云。安南先國王黎氏世孫黎維潭。呈爲本國事情事。稱始祖黎利。宣德年間封權署安南國事。正統年間奉詔勅金印。封爲安南國王。傳自黎麟。黎濬。黎灝。黎暉。黎誼。黎炤。黎晭。黎譓。至正德十三年。被逆臣莫登庸潛謀篡逆。逼逐黎譓。脅立庶弟黎慮。假權行弒。國人推立譓子黎寧。于清化源頭。以主黎祀。謹

差陪臣鄭惟憭抱本奏陳乞興師急救該奉天朝議處聽黎寧於漆馬江居住見在所有地方俱屬管束寧歿嫡子黎寵無子舊臣鄭檢等推黎暉四世孫黎維邦嗣立其畏天事大之心未嘗少置但關河以北猶爲他據貢款未通以迄于今黎維潭以黎維邦次子繼志復讐專委頭目鄭檢子鄭松領督兵象戰船水步進討擒得莫茂洽收得該司都統使銀印謹已封職再擒黨逆莫敬邦今莫氏支孽殄亡官目悉皆歸順境土復爲所有人心咸戴黎維潭權署國事與頭目鄭松方欲陳白本國事情以請朝命第以莫氏餘黨莫敬恭等嘯聚諒山地方所望天憲嚴明悉加法處使郊關無復梗阻貢路得以遄通芹藿忱誠旦夕以冀等情又報該憑祥州吏目成雲龍報稱莫夷被黎兵趕逐逼近南關咘村界嶺復差人探報黎人將莫避居脫郎文淵等州驛盡燒復統象兵追莫至關透入弄兜村有男婦二百三名口各諭出境又該龍州揭報安南莫敬恭莫敦教等乞要投居內地已令復歸申謹防備總督陳渠奏略曰莫夷再奔勢誠窮蹙且黎夷稱亂撲滅莫黨乃以追逼之故突近界上震犯邊關得無上干天討又經嚴飭驅令斂退回巢不時詳報隨據呈稱該思明府迎到安南諒山宣撫司官黃廷愛牒呈內稱黎氏孫黎維潭統兵復國等情轉報到臣參詳恐或黎賊詭間未必眞確批回該道不得容聽去後今據前因該臣會同巡撫廣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大科巡按廣西監察御史涂宗濬看得南交遠在萬里僭逆相尋叛服靡定查上年三月內交夷莫敦讓等奔竄防城等處據稱鄭松假稱黎氏追迫亡命臣當具疏黎莫交構已久未揣存絕今一旦黎維潭

自稱黎氏之後。似亦有因。且黎維潭之先黎利。橫奪陳氏垂百餘年。被莫登庸簒弒。兇禍頗類先年。待黎利不死。姑與署事。已而封王。彼實貢使不絕。嘉靖中年。委因嬰難阻絕。未幾登庸伏辜。僅官都統。此二豎者。俱南討經年。竟未膏鈇。祖宗悉賜寬貸。特以活南人耳。賊不足誅也。初登庸自縛之日。故稱黎絕。又云已於國都內爲設香火。以存黎氏之祀。不無故主之情。及查黎寧曾差頭目鄭惟憭泛海奏登庸罪狀。則黎未盡絕甚明。卽朝廷處分。亦聽黎寧於漆馬江居住。見在所有地方俱屬管束。初未絕黎也。但彼不庭年久。託辭路梗。詎可容聽。況莫氏都統以來。頗效恭順。卽同屬夷黎人失請。忿兵相加。惡得無罪。今竊揣大勢。莫裔多人。從上年奔播以來。屢經敗衂。在黎懷滅此朝食之心。在莫有難必旦夕之恐。其境土折而之黎。已近六七。似無振旅。據黎維潭卑辭扣關。實欲藉我聲靈。驅除噍類。雖黎莫順逆有在。顧莫氏猶然漢官。譬我佃田者。他人攘臂奪之。其零子尙亡恙也。可遂助他人窮斥不顧乎。該道節報黎款。臣直令愼固封守。毋容輕聽以此。今惟傳檄黎人。責以不請之罪。問以失貢之期。聽彼鷸蚌相持。有定黎人匍匐請死。別爲區處未晚也。越在荒服。緊難浚求。不識稍當機宜萬一否。勅兵部酌議具覆。奉聖旨。這夷情依擬行。與彼處相機處置。

二十三年。黎維潭請罪求納款。

秋七月。維潭復遣官目黎早用等。從安邦浮海走轅門來請罪求款。總督陳大科。行肇慶守臣。移左江道副使楊寅秋譯問。廣西巡撫戴燿。並檄勘議。令龍州求莫氏願棲之地。以實對。寅秋計曰。不拒

黎不棄莫吾策定矣。于是遣左州知州揚繼顯往當置對。敬用等取龍州邊民被髮結衽類交夷者。爲擁衛甚衆。自願居高平。以海東居敬恭。安樂居敬璋。繼顯還報。寅秋知莫氏意望尙賒領之。復有頃。龍憑督備指揮吳懷仁。得敬恭願處高平實狀來告。衆議始定。維潭繼遣官目黎重華。請款再三。○冬十月。復遣杜汪等來。與之期。以次年二月二十八日具報。督撫檄參將李鳳往部兵南寧知府蘇民懷同知黃琮推官盧碩太平知府吳大紳推官黃喜皆從行。計款費府各千金。總督佐以梧餉及銀牌稱是。副使楊寅秋參議林震以首議故屬之往太平。因受成焉。

二十四年總督陳大科奏議款事。

春正月。思明知府黃承祖又諜言。莫敬璋兵往永安州。黎衆邀而殲之。新安地盡黎有矣。適黃琮勘事還。又言杜汪范彥雖承聽。猶桀驁。維潭亦貌從。無束身入關意。乃遣人持檄同范彥還。督諭之。○二月十日。杜汪復至。言唯唯如約。至二十六日忽使人言于關曰。士卒饑病。款儀未備。且莫乃吾讎也。棲之高平。不敢聞命。遂宵遁。隨謹閉關。○夏四月。總督陳大科具疏略曰。安南之事。一切稱名雖黎維潭。其實權臣鄭松主之也。莫弱而黎強。故今日不得不折而入于黎。然黎庸而鄭狡。黎在他日。將終爲鄭所有耳。據諜二十六日。維潭之回彼國也。蓋鄭松星夜飛騎四次來追。維潭遂冒大雪雨以去。此實鄭心害其事之成。唯恐維潭一朝被天朝之名號。則彼將不得行其篡奪之謀。蠢爾維潭。墮其術中不之覺耳。但查安南傳國不數十年。輒易一姓。未有不受封號。奉正朔。徼天朝之靈寵。而

能有其土地人民者。雖以黎利莫登庸之橫肆。終俯匐請命之不遑。而況在于今乎。下兵部覆議。○維潭繼遣鄭公義以非遁自明。祇因兵士食竭。兼瘴嵐染疾。且事件未能猝辦。暫出善地。整理完備。另請再檄諒州府同知黃宇。思明府同知李陶成。偕前勘官復往。○冬十二月。諜報杜汪唐世烟等已運儀物至諒山。亟遣思明土知府黃承祖。偕指揮吳懷仁往視詰責。見代身金人曰。先以此進。懷仁承祖曰。非得請朝命不敢上也。

二十五年。黎維潭降。總督陳大科等題請赦罪授職事宜。上許之。

春正月。廣西按臣林道楠。察黎情形。尙持首鼠兩端。行部南寧。屬承祖引世烟等面諭。以宣督維潭早款關。各授賞出。赴道請期。責限以四月初旬受款。遂白督撫。皆報可。檄參將楊元部漢土兵往備。副使楊寅秋往駐關下。亟檄黃宇李陶成等前往詰問。又懸令關內外毋聽細人誘惑行私。許執以狥。其時土司欲撓款者。尙傳莫兵且遮道。又謂鬼門關以東梗甚。諜無左驗。已之。旋遣思城吏目李嘉禎往督諸土司毋懷二心。各以所部兵來會。分署遮列要害。與楊元聲援。○夏四月朔。維潭次諒山。將抵關。先遣范彥來迎。初三日。黃宇李陶成出關。詰以六事。首擅殺貢臣。回稱復讎之急。不遑請命天朝。自廿萬罪。二爾黎氏已稱無後。今有何宗枝可考。回稱故祖黎暉襲封爲王。後因莫逆篡奪。黎寧請兵救援。蒙安插漆馬江。一向世守。三鄭松有無詐冒奸謀。回稱父祖世與黎共患難。情願附戴舊主。四金印既失。因何行使。復云銷化。回稱先因投迎公文。恐無印難憑。描模權用。事了銷化。五

先次戒期。何故宵遁。回稱糧草缺乏。兵士病困。本函事件猝難整辦。申明暫歸。六安插莫氏。乃天朝繼絕之仁。往年黎寧蒙天朝矜憐。居以漆馬江。莫登庸遵依奉行。今爾何得故違。回稱莫篡。故安插漆馬江。今我恢復。豈得比例。又詰彼在先雖係篡臣。在今日卻係貢臣。爾累次申報。一聽天朝處分。豈得反覆。遂語塞。復諭以察爾本意。誠恐殘莫依傍土司。留此禍根。今分土既定。則以法相守。天朝有律。誰敢窩留。爾亦自無後患。于是始有喜色。各叩首無詞。因授以款關儀節。使旋習之。初十晨開關。黎維潭率其國人黃廷愛等。衛而入。于昭德臺上恭設龍幄。陳設儀仗旗牌。靡不具備。道參而下。分班列侍。軍容嚴整。先夷杠。次夷使衛兵。次維潭。幷通國臣耆。俱照牌魚貫而入。黎維潭褫衣跣足。身縶白紐。北面伏地。李陶成親解其紐。維潭起著衣履。同臣耆聽唱禮。五拜三叩頭訖。進服罪本。次進金人代身。次進通國臣耆伏罪乞恩本。黃宇遵照總督撫按憲牌曉諭。姑令戴罪還國。恭候會題請旨區處。維潭又五拜三叩頭畢。恭徹龍亭。前赴左江道謁拜後。會同多官面訊先後有無索受餽遺。黎維潭舉手加額稱竝無索取。面諭安插莫氏。恭聽處分。黎維潭及臣耆俱領略明白。分別犒賞有差。傳令閉關。除將白紐一條。發太平府庫訖。代身金人。聞昔範用囚首面縛。維潭獨白謂其以恢復故。罪視登庸有間。爲立而肅容狀。閱驗嫌其倨。令改範俯伏焉。鐫其背曰。安南黎氏世孫臣黎維潭。不得蒲伏天門。恭進代身金人。悔罪乞恩。二十六字。莫氏原授銀印。許維潭暫用。俟鑄授新印至日進繳。○夏六月。總督會同撫按具疏。遣指揮白明達。吏目李嘉禎。偕黎使馮克寬等二十四人。幷

至京師。兩廣總督陳大科疏略曰。安南僻在荒微。夷長更置不常。嗣入我朝。斷自以陳氏爲正。而黎氏之代陳也。莫氏之代黎也。總之皆篡也。備考掌故。累朝處置。率多恩威並用。雖嘗郡縣之。而旋復捐棄之。故黎利抗命已甚矣。及其服也。宣宗皇帝不難于權署之授。莫登庸僭制無比矣。及其降也。世宗皇帝不靳乎都統之封。此列聖馭夷之洪模。而千古柔遠之上策也。乃今則有黎莫內訌之事。而黎維潭自始事迄于今日。一是以恢復爲名。最喫緊者。恐維潭假托乎黎氏子孫也。則據安南通國臣民結供。相傳世系有據。咸願皈依舊主。即查志略。嘗年勘核亦不外是矣。又恐鄭松假托乎維潭也。則據供鄭目世爲黎臣。同居清化。共嘗艱苦。毫無冒詐。旋查莫氏申文所開。亦黎自黎。鄭自鄭。判然矣。始信黎維潭乞款之忱。誠爲恭順。以視當年黎利莫登庸之事。並廑中國徵兵費餉。擾攘數年。直至王師壓境。勢窮乃降。今維潭曾不煩一矢之加。遣而束身款塞。稽顙獻琛也。豈非悔罪之速哉。臣等往復參酌。竊惟安南一方生靈。皆陛下赤子。不可一日無人管束。今黎維潭既爲衆所推舉。合疏代懇。似應准從。伏乞聖慈矜憐。赦其既往之愆。鑒其一念之誠。待黎維潭以不死。仍乞俯順彼中民情。姑假之事權。使之統轄其土地。約束其人民。其應授職銜。或炤莫登庸例。授以都統使。或改給別項名色。此則生殺予奪。請自聖裁。臣等不敢定擬也。若其三年貢儀。乞命下禮部查議。或炤莫登庸時所進品物。或另有增減。酌定數目。行令依期恭進。其莫氏境土。先已淪失。近莫敬璋在東海新安。亦被擒殺。止有莫敬用等所遺無幾。逃竄靡定。念係貢臣之後。宜加保全。據黎維潭願聽處分。

莫敬用亦自願安插高平。合炤漆馬江事例。斷以高平府治一處。撥給莫敬用安插。仍禁諭黎維潭以後不得侵害。庶朝廷之恩威益溥。而交夷之大小兩全。不惟南徼百蠻知所感慕。而四夷之未服者。亦必觀感而興起矣。奉聖旨。黎維潭既安輯舊疆。又繫組服罪請命。不失遠夷恭順之義。朕念安南雖係夷邦。人民不可無統。黎維潭准授安南都統使。仍寫勅諭。幷鑄印與他。俾轄制一方。永遵王化。餘俱依擬。欽此。〇冬十一月。兵部覆敍與事諸臣功賞有差。仍行廣西布政司。歲頒歷一千本如數。

二十六年。夏四月。遣鴻臚序班范光裕。齎勅印授維潭。仍將收獲舊印奏繳。

二十七年。春二月。黎維潭以新頒印紅色類銅。不似舊印白色。求再頒眞正銀印。以便遵用。

夏閏四月。兩廣總督戴燿題請另鑄給換。

秋九月。印既換。未領。黎維潭先于七月物故。鄭松奔山南地方。莫敬恭于本年八月恢復舊疆。鄭松旋攻退。是時謝貢未修。新印未領。該國構亂。事關夷情。尙無定主。姑徐待之。未幾。莫黨逃竄。事平。

謹考神廟聖謨宏遠。治象簡嚴。海外之援。黃河之圍。王師肆臨。無戰不舉。義耀之伐。史不勝書。惟嶺外安宴。漠然山高而水淸也。詎安南無事。亦其愼守而善馭之。朝廷之威惠。有以服乎夷耳。方黎鄭攻莫。強吞弱竄。邊境洶洶。若爲酋聲制。祖分左右。則邊藩立潰。尋兵不知幾何時矣。乃一二邊臣。規倣前模。謹筦戎索。精嚴鎭定。相御兼施。有時閉關。其置若棄。及乎款塞。操縱而行。詞既尊正。恩亦委

曲。夷見中國無他。懷其信義。組頸伏身。範金勒背。雖倔強負恢復之雄。而低徊頓降授之爵維謹。視世廟命將興師所得。亦豈有加于此也。且其時西南之役。不又有播乎。播一酋雛。太守單騎臨部。皇遽請罪。及其鴟張。以八路五將軍之師。殺人如麻。歲餘尅之。又誰非時剿時撫。時繫時釋者。生之厲階哉。故國家張撻伐之勛。播爲著。若爲地方計救寧。爲人民惜性命。爲中外留物力。終不以此易彼。鵲告魏文侯曰。治在毫毛。名不出閭。信夫。

馭交紀卷之十二

神宗顯皇帝萬歷二十九年。安南祿平州韋達禮。犯思陵土州。

冬十二月。鄭松僭持國事。不能節制夷衆。致祿平州夷官韋達禮。以思陵土州土官韋紹曾。馭下慘刻失人心。聽叛目周佑勾引。遂突入州境。執去紹曾。幷印信入口。督撫會行詰責。達禮旋將官印入口送還。三十年。又檄該國鄭松擒捕達禮正罪。三十三年。督撫慮其奔逸東海難擒。惟有以夷攻夷。督行道鎮。嚴責鄭松。必擒達禮解獻正罪。方許襲封頒印。否則閉關拒絕。該國愒威。授意夷目韋德。于三十三年十月。刺死韋達禮。函首以獻。驗勘明確。會疏于三十四年七月題報。

三十二年。思明府土目陸佑。叛入安南。旋殲之。

春二月。思明叛目陸佑。因土官黃應雷懦弱。佑倒持事權。交通殘莫。會與韋達禮交易牛貨。達禮還貨牽牛。佑固執不與。致達禮謀擄牛抵償。延及思陵。則思陵之禍。佑實召之。自知罪重。逃入安南。于是一面議剿。一面傳檄彼國擒獻。佑勢窮。拔刀自刎。寨民將佑屍獻出。佑子陸宋陸明。及三月裴宗奇。潘都等。先後奉旨擒斬正法。兩廣總督戴燿具疏略曰。仰仗天威。元兇授首。安集餘黨。交夷屏息。邊境告寧。若必欲行師。竊慮或生他患。似非長策。臣雖不敢憚于用兵。而興師外國。事頗重大。殊未敢易言。今國體不失。而遠人益懷矣。下兵部覆。敍錄有功員役。

三十四年。黎維潭子維新。襲職。遣使黎弼。吳致和。阮實等。奉表入貢。

先是黎維潭卒而未領印。又值韋達禮侵犯思陵州事。督撫責以擒解達禮。方許承襲。至是刺殺達禮。獻首襲職領印。具表文入貢。內一部謝恩。二部修兩年常貢。

三十五年。交阯賊犯欽州。

冬十二月二十七日。賊繇龍門港直入。約四十餘船。每船約三四十人。于欽州城缺處所。突入刼掠。賊多兵少。衆寡不敵。百戶呂朝炯狂走。吏目裴焜然被獲。隨釋。學正李嘉諭罵賊而死。總督聞變。亟調各營官軍出師。賊聞兵至。于二十八之夜。仍縱棹而遁。副總兵楊應春。率兵及欽境而還。

三十六年正月。安南夷賊復侵欽州。百戶孔榕等死之。

正月二十八日。夷賊復寇守龍門哨。百戶孔榕。巡海中軍把總祝國泰。率舟師絕其歸路。是夜霧氣黑蔽。官兵以銃鉋擊之。賊死傷亦多。及天明。賊見我師船少。外無援兵。賊四面繞迫攻打。矢石俱盡。二將皆死。哨官朱子連。戰於南屯。亦死之。時遊擊部兵遊哨守海大小三十艘。兵五六百人。不能移駐欽境。與龍門東西相望。致賊深入。蓋龍門乃欽咽喉。七十二境之門戶也。于是總督戴燿。具失事疏略曰。交賊入犯。道鎮及守土之臣。始既失于偵探。既又失于夾剿。城守不固。焚燬肆橫。地方傷殘。人民受害。聽其潛逃。不能堵截。均應治罪。兵部題覆。奉聖旨。是夷賊乘虛入城。肆行焚刼。失事不小。地方官職守何在。蔡夢說等都著戴罪剿賊自贖。楊應春等著革去冠帶。充爲事官。戴罪立功。曾遇

等著巡按御史嚴行提問。其夷賊及失事等項。一併查明具奏。戴燿久任總督。平居制禦。謂何。豈得盡諉下吏。姑著上緊討賊。仍嚴督黎維新合兵同剿。擒獻首惡及助惡夷賊。還立限與他。待事寧之日。再行議處。欽此。又兵部移咨。欽奉聖諭。朕雖靜攝宮中。心未嘗不念周天下。其於柔遠安邇。詰戎振武之事。尤惓惓焉。粵地遠在萬里。狡夷竊發。果否遁逃。作何防勦。失事地方。作何保禦。著撫按也從實勘報。欽此。刻欽州夷賊非止一處。黎莫俱有。在檢橘村。則有朝郡公翁富改名武永禎等。在花封縣。則有扶安侯名段俊等。在覩欄村。則有企楊伯名裴用等。在萬寧。則有黃目等。在塗山。則有扶忠伯名范潦等。在那漏。則有該字等。在玠瑁。則有該資等。俱係賊首。原屬莫夷殘黨。今皆附黎作惡。就各賊首之中。則扶安侯爲大。先于三十三年駕船載貨至欽州貿易。詎李遊擊執留船貨。以致懷恨。欲來報讐。其侯伯官皆自僭稱云。○三月。總督令田遊擊押廣肇中營標兵。併守東西二山兵。剳廉州府。遣副總兵楊應春。詣河州踏看屯兵營地。及進兵去處。歷四峒地方。撫峒民。募嚮導。得兵九千人。

九月。征交寇。并檄黎維新擒莫黨獻罪。旋伏辜。

秋九月。以總兵官孔憲卿。行征夷將軍事。以海南兵備副使蔡夢說監軍。進兵剿賊。帶管海北兵巡道。分守右布政使林梓。留守欽州。推官李春熙。隨軍紀功。先後生擒賊首黃目等十二人。小賊首二百五十三名。賊從九百六十三名。并斬賊一千五百餘級。先是二月十八日。據廉州府并署欽州印

官曾遇開報。來刼欽州賊首。在萬寧州。則有翁富改名武永禎等。皆屬莫夷殘黨。在花封縣。則有扶安侯等。在觀欄村。則有企楊伯等。在塗山。則有扶忠伯等。原屬殘莫徒黨。近已附黎維新。就各賊首之中。則扶安侯爲大。賊首僞號曰侯。又曰段。總兵企楊伯名裴用。三十三年。駕船載貨來欽州賣買。被李遊擊執留。以是懷恨。欲來報讐。又扶忠伯。係舊賊首。寄住塗山村。幷助惡小賊首吒潘。吒僊王目吒匡。該林。該資等情。隨經檄黎維新督鄭松擒罪。續據擒獲大賊首扶安企楊。扶忠三名。幷原刼賊物解獻。又祿州夷官韋德慶等。擒得扶安養子阮眞。陳光輝。裴仲淹等。大賊首四名。小賊二十六名。原搜獲原刼欽州賊物。解到正法。三十七年。春正月。總督戴燿奏捷疏略曰。狡夷狂逞。越犯欽州。進城虜掠。官民遭其殺害。廬舍被其燒燬。罪惡貫盈。神人共憤。臣恪遵明旨。調集東西兩省官兵。相時進剿。幸而道將同心。士卒用命。首惡既已就縛。餘黨悉就殲夷。獲功多係生擒。來降盡皆招撫。亦庶幾足伸中國撻伐之威。少洩欽民憤懣之氣矣。再照諸賊巢穴。俱在遠方。我兵繇陸路者。離欽州有七八日之程。中間山林茂密。在在可以埋伏。烏道崎嶇。處處俱設籃簽。且瘴氣異常。無間冬春。觸人無不生病。其繇水路者。離欽州有十一二日之程。外海則多颶風巨浪。易以覆船。內海則多石頭險礁。易以破船。而各村港口無不設立暗樁。以拒我舟。兼以主客之勢。大相懸絕。諸將奮不顧身。深入險阻。冒犯風濤。今水陸將領。幸全軍凱旋。實皆仰仗皇上聖武布昭。天威遐播。以致有此。豈諸將之力所能及哉。及查安南都統使黎維新。幷頭目鄭松解獻大賊首扶安等。審俱眞確。足見恭順也。

○夏五月奉旨善後增兵防禦。

六月設欽州守備官。能交夷互市。

四十年禁交夷船闌入內地。

夏四月總督張鳴岡疏略曰。交夷航海飄風至者。向不數數見。卽間有之。不過數十人。其所經地方。亦不過附近海北瓊南一帶而已。今一月之內。飄入廣州者四起。人百有七十。入嶺東者一起。人六十有六。其在雷廉瓊等府數起。則不下四百有奇。我兵分布嚴密。隨至隨獲。譯審或稱赴長沙禮臣。或稱買粟。因風飄至。審其船鮮兵器。又俛首就縛。非有犯順擄掠實跡。立檄同原船放回。其解至省城者。復另差官押回該國。以彰皇上不殺之仁。無外之治。于是奉旨切責黎維新。將近海各夷嚴加約束。不許仍前飄入內地。

四十一年安南差陪臣劉廷質。阮登等。進二部貢。

十二月浙凜營把總譚三達入交阯稔車山開釁。旋定之。

四十四年春二月總督周嘉謨題請榜禁七州奸民勾引交夷。

三月交夷犯雲南。

交南夷酋刁春琪與兄刁春彥。構爭。勾引交賊內訌。據雲南五邦五畝等寨。撫鎮道將調集漢土官兵奮勇截殺。生擒賊黃義良等二十四名。斬級七十八顆。撫按具題。奉旨命兵部移咨兩廣總督。轉

檄黎維新。將刁春琪縛獻正法。嚴束部酋。無納我叛人。啓疆開釁。〇夏六月。祿州夷賊數千。帶兵象無數。分注榜貪靈。剝舍三路而來。突奔過江。擁入上思州城下。攻打各門。將鳥銃射入城樓。被我官兵銃箭射死二賊。力守孤城。遂退屯于涤極村。分路流刼東北二鄉。遭殺擄之慘。旋卽退散。于是督撫嚴檄切責黎維新。約束諸酋。毋縱容夷屬。爲我邊患。我內地道鎭及各營將士。防禦嚴密。兼令附近一帶土州官兵。各齊心戮力。加謹隄備。相機截捕。

四十五年。傳檄黎莫擒渠惡贖罪。

秋八月。總督周嘉謨疏略曰。粤西南太一帶邊境。與交爲鄰。屢被狡夷侵犯。數十年來。警報頻仍。祿酋韋德慶已被天刑。謝文安等擒獻梟示。而渠魁漏網者。猶時時擁衆入寇。如東界則有新州之祿山。文遣賢良。該派韋貪等。而扶隆首則僞稱伯矣。在西界則有諒山之該堆。西川勇。文迪嚴。敵林嶺。林長林。韋文才等。而督勝元兇則僞稱侯矣。扶隆等。四十三年冬突入上思州境。四十四年夏。復逼上思州城。幸官兵力捍賊。而鄉村已被蹂躪。詎意督勝于本年三月內。又統衆突犯思明州。攻殺那利等村。而下石州土官父閉國藩。先因被刼退職。授印其子。買舟遯于那利江干。亦被賊槍死。幸其子閉璋。與州印保全耳。于時會議請彰天討。復念勤師遠域。動費不貲。大舉談何容易。于是嚴行傳檄。切責黎維新。莫敬寬。擒獻首惡贖罪。黎維新責令何惇擒解扶隆。祿山。文遣。長林。韋文才等。莫敬寬。則斬獲該堆。獻馘朝監。殺級就焚。幷擒解西川勇。文迪。嚴。敵林嶺等。其督勝被莫兵攻破巢穴。復

合餘燼。突入龍州劫掠。亦被守關指揮亦聞烈。該司土官趙有濬。併力堵截。斬獲賊級十三顆。解驗懸示。此一舉也。籌畫素定。聲勢遙張。一檄抵萬師之強。兩姓輸七旬之格。所謂算得於攻心。而功多於斬首者也。該臣會同撫按行檄。而先後道將心力之拮据。亦竭盡無餘矣。黎維新莫敬寬。遵奉憲檄。廣兵秣馬。不數閱月。即擒諸囚來獻。已見恭順。相應題請獎賞。何惇把守祿州。扶隆入犯。初不能戢。今已擒賊自贖。功過亦宜相準。仍應量賞以勵後効。扶隆等各照原擬取問。

四十六年春三月。祿貪何惇入犯思明府。交夷翁朝祿犯四峒。

欽州思勒等村名四峒。自莫登庸受隆。獻歸中國。其民有丁無糧。歲止納銀四十兩。多不完。柬粵歲費餉金二千。設兵二百爲之戍守。凡以屏蔽我欽州耳。欽切近交夷。黎莫方治兵相攻。未敢內犯。惟賊夷翁朝祿。與其弟興。弟曉不黎不莫。竊據東海府等地方。時出抄掠。往歲欽州之役。大兵征討。止獲朝祿及翁興之妻二賊。既遁。未免修郤于四峒。遂集夷賊千餘。剳地名汇坪水口。行刦思勒峒西黎潭耕等村。虜人虜畜一掠遁去。萬歷四十六年。總督許弘綱。疏參失事將領。

四十七年夏五月。思明府奸目通事勾引祿州夷賊入掠。

秋八月。墩黎維新擒何惇正罪。

祿州貪何惇。犯順二十餘年。思明。南太二府州縣十司。無歲不被焚刦侵奪。三峒。思陵。上下石州。遷隆。忠汇等處。二百七十餘村。西至龍門下凍。東至那端。剝巖。五百餘里。

熹宗哲皇帝天啓元年辛酉春二月安南遣陪臣阮世標阮洪等齎表進二部貢物其夷使陪臣六員通事二名行人八名從人二十六名○夏六月土司江州忠州二酋交惡江州勾祿酋何惇繇遷隆進寇忠州刼掠人畜又分枝攻掠新寧邊村我兵堵禦而退

三年黎維祺襲安南都統使

黎維新于萬歷四十七年死比時維祺僅十三齡耳黎養孤雛屬目衆盛主持未易儀度尙疎是以請襲稍遲已而補貢獻俘遣官詣闕襲職○夏五月先是擒賊督勝囚之于南寧府至此斃于獄因交寇陸梁之秋仍梟市傳示播民夷士邊境

四年冬十月黎維祺遣通事陳達等投遞報貢公文

春二月黎維祺侵莫敬寬分兵三枝從關外一打高平一攻歸順一上廣南先至歸順殺二頭目莫敬寬長子自刎敬寬妻妾與三四五子俱被擒其第二子與敬寬逃入山中復回高平

夏五月黎夷韋德成剌殺何惇獻罪

先是天啓二三年何惇入困上思州圍遷隆峒殺擄憑祥白沙等村四年又破平辰焚殺男婦甚慘隨檄安南黎鄭擒獻又督道將用間諜圖之于本月十七日祿州官韋德成母妹八大頭目萬派密計買散黨與離其親卒哄惇騎象欲以鳥銃打死惇不肯騎復托心腹人誘惇帶妾婢遊江入船捕魚萬派令部下朝嶺朝牙推惇下水刺殺之獻屍餘黨悉平大約何惇與督勝爲邊患二十餘年薦

食內地歲無虛日今二賊俱殲原侵土州村峒悉復

六年安南差陪臣阮進用陳偉等進二部貢

冬十二月莫敬寬襲歸順州

先是歸順州土官岑大倫與莫敬寬結盟締好脣齒相濟迨因安南黎維禩以寬跋扈執之而寬無所竄投之歸順倫乘其敗縛寬送黎意寬無再生之日遂執寬妻收寬所有續莫舍幸脫而歸故懷憤恨遂于十二月構兵圍殺挾州印虜倫及子繼紀繼綱繼營而去時三院差指揮甘棨千戶李天培先後捧檄宣諭莫舍退兵及獻出官印官男續莫舍悔罪將印獻還留綱營爲質放繼紀而歸半途遭殂復差李天培諭退綱常乃寬行詭術獨以繼營遣還營乳父韋登欲營永襲遂起奸謀許以金玉人馬賂夷殺綱以絕爭端時當事憫念殘民急于定襲遂詳給劄繼營管事莫舍聞營已襲索謝于韋登登意綱已死遂背前約將來索夷獠悉置鋒下以致莫舍復寇歸順兩院嚴檄敬寬取還繼綱曉以大義

今上皇帝崇禎元年戊辰

二年莫夷寇下雷州旋遁去

閏四月莫敬寬遣夷將參督奮義等統兵數千繇茶嶺入上勾地方道將部漢兵大張聲勢幷宣德威夷聞風退散○冬十二月敬寬遣夷官農貴憬將繼綱自壬莊送出湖潤交夷目岑力黃慶等接

領回州。嗣後督撫詳議。歸順必不可棄。大創未易輕舉。惟取簡便易行者。莫若設官坐鎮。而令繼綱承襲。繼嘗議贖奈惡目韋登猶左袒繼嘗。樹黨伺釁。陰圖繼綱內難。乃密檄中軍黃金玉。擒縛韋登囚禁。夷始心折。蓋夷雖狡。何嘗不知國威。文告利害明晰。卽認罪乞降。

六月。莫夷寇欽州。

六月二十日。欽州申報萬寧州東西二岸。莫家殘黨大省該底等。統夷三百五十餘名。于五月二十五日突劫貼浪都五甲上扶隆鄉村。掠去大小男婦五十餘名口。沙水牛二百餘隻。猪羊衣物一空。總督檄行左江道。牌諭該夷退還擄掠人畜。

六年。交夷窺住欽界。諭退之。

欽州屬夷蠔丫。啼雞。松逕三村。萬歷三十六年。招撫給田耕種。久歸版籍。後因啼鷄夷目潘富涯。霸踞一村。崇禎五年。交黎查伊戶口丁錢。將富涯捉去安南。富涯在彼揑稱防城官兵騷擾三村屬夷。致該國差官都東侯。假以安邊爲詞。齎文二角。駕船十八隻。載夷三百餘人。于崇禎六年七月初六日。到潭洪地方。搭造房屋住劄。希圖奸商接濟。時防城把總李應春。從中囮利。隱匿。嗣經道府查出。將李應春究罪。處治嚴行。龍門把總何一龍等。牌諭夷官。于九月二十四日退去。

七年。安南差陪臣陳有禮。楊致澤。進二部貢。

八年秋七月。兩廣總督熊文燦。具題歸順輯寧疏。

疏略曰歸順州之被夷難聲雖始于自召然至虜奪官印殺占兵民使岑氏之祀與世守之業悉淪于夷禍滋烈矣惟都司僉書范鉞饒有膽智素著恩威捧檄直入狼窩先聲卽奪夷魄立孤撫衆推誠宣德莫酋旋悔罪而歸侵疆定經界俾七年構爭一朝排解

九年龍英州叛目勾莫夷內犯旋殄之

夏四月龍英州叛目趙廷獻先投于高平夷莫敬寬之部落農貴簽遂于四五月內犯搶龍英及茗盈等土司總督遣總兵王揚德幷道參等官率兵堵捕斬其二酋乃始遁去仍嚴諭莫敬寬擒獻趙廷獻幷得所擄人畜以歸○冬十一月總督熊文燦具題疏略曰叛目趙廷獻投降莫敬寬部落勾引內犯今既擒獲矣念趙廷獻不過一么麼亡命何當瑣瀆宸聰惟是叛華從夷久肆桀驁若尤而效之邊陲弗靖皆廷獻實爲首倡也故敢仰懇聖明勅行正法梟示俾外夷凜有國憲姦宄永絕異謀所關亦匪細者至於江廣閩越無賴流棍逃逸罪人每視土司交夷爲逋逃藪潛作主文走透消息按之律例業已犯在不赦更請皇上嚴飭此後遇有擒獲並聽審實梟首傳示遠邇共知庶土夷謹畏無容勾通邊方永得奠安矣○黎夷鄭椵遣僞官陵僞將勇統兵象數萬攻打安南所屬茶山聲言攻剿夷官過犯衞祿侯不能對敵逃入十萬山中其攻破茶山有自投降者又擒獲衞祿兄弟及壻四人乃衞祿置毒上流夷兵死者三千餘衆發夷目四處招撫夷民拆營退回○又安南差頭目阮進用等投遞夾板公文欲藉進呈二貢以求復舊封督撫按院駁之其夷官青等皆鄭椵之子

屯兵諒山。打聽夾板公文消息。數日退去。

十年春正月。總督熊文燦具題安南修貢求封疏。

疏略曰。交夷久受我中國戎索三年敬修一貢。在昔稱爲恭順。今闕至二部。年來臣等開誠宣諭。屢檄該道臣曉以天朝之明威。責以忠順之大義。而該國惟以求舊封爲詞。蓋欲復昔日之王爵而不安今日之都統也。分誼何在。臣等亦以夷性素昧禮義。宜化而不宜激。可折而不可長。再三駁正。冀其悔悟之有期耳。忽接調集兵象。攻彼部落之報。雖夷自相殘。然境已相逼。令人不無過加疑慮。臣等惟有嚴督自強。整頓土司官兵。堵絕關隘要路。犯則必殺。靜則固守。邊疆不敢輕挑。兵機不坐失也。反覆商酌。一時鎮臣王揚德移駐南寧。專司調度。道臣范廷弼。修備武事。力加隄防。未幾而夷即報退。毫無侵擾內地。實賴我皇上聲震四夷。遠人自知畏威懷德。正可施招徠之術。以奠永久之安也。

六月安南差陪臣阮惟曉。江文明。進二部貢。

謹考兵者。聖人之所不得已也。方釁之開。必有其端。睹端而止之。一常人之能。迨其禍著。雖極英雄智勇。交駭幷殫。而後與常人同功。勢則然也。交雖服貢。仰受冠帶。寄夷竊發。在神廟晚年及昌啓之間。往往有之。何也。山水句闘踵趾交錯。沮深之界。狸獠無知。非奴夷掠竊。即內宄挑激。亦惟分別曲直。嚴內檄外。俾該夷長擒渠獻罪。我以忠義責夷。夷將忠義自爲也。交故漢郡。漸中華久。略知法義。

不與北虜同。迨夫罷貿易。禁闌船。絕勾引。邕容二管之間。臥桴鼓者數年。已事燦然可考而知。若其他遠不具論。卽瓊黎之討。費兵四萬。餉犒稱是。殘毀民生。吟呻千里。卒之黎自黎也。夫五指瓊腹。非若交之洋洋一域也。而效如是。假令抱繇請兵時止而不聽。亦平常無事耳。嗚呼。得失之筴。可不審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馭交紀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編考者　張鏡心
訂者　冒起宗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鎮

復